

幸福 的滋味

何國全



幸福 的滋味

何國全



自序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吉打州的樟崙，一個位於馬泰邊界的彈丸小鎮。我在這純樸的鄉村度過人生的第一個二十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村童。先父為伐木工人，母親則以割膠為業，收入僅夠糊口度日。唸高中時，我的志願是當一名土木工程師，但以我的家庭背景和現實的生活條件，我只能把夢想降低為木匠。

上天似乎對懵懵懂懂的我有所偏袒，讓我誤打誤撞地考上了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太太照亮了我的理想，鼓勵我更上層樓。結果，我勇往直前，當上了執刀的外科醫生。我的第二個二十年，就在「刀光劍影」中飛掠而過。

踏入不惑之年，原以為這下半生只會在冷冰冰的手術室裡度過，但情感的流瀉，不時溢出那個已經鬆了口的淚腺，還大大地超越我眼眶所能承載的限度。在刃口下目睹生命的無常，血和淚的糾葛，似乎沒有

盡頭。我的確需要尋找一個抒發情懷的出口。

塗鴉是我年少情竇初開時的愛好之一，但自從贏得美人歸後，我就告別了以情書寄意的日子。工作上用不著華語，也就沒有再提筆寫方塊字了。縱使有電腦的方便，但對中文輸入法的竅門，卻像老鼠拉龜般摸不著，因此我有了更多不想碰觸華文的藉口。

二〇〇九年五月，《星洲日報》有促進孝親敬老的活動，我按捺不住對母親的歉意，竟然冒昧地以英文書寫了一篇母親節感言，電郵到該報館去。沒料到那位主編竟把它翻譯了，還問我要不要刊登。其實，他可以隨意把那魯莽的斷編殘簡刪除，就可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他的一片苦心，如當頭棒喝地把我敲醒了。這位主編，是我感激不盡的——曾毓林。

我鐵下心，要克服障礙，重新寫作。慢慢地，我掌握了漢語拼音輸入法，一字接一字地在鍵盤上敲打，斷斷續續地以生澀的筆調，整理一些記憶的碎片。承蒙錯愛，這一些小品文獲得馬來西亞作家林艾霖居士

的賞識，經由她穿針引線，我方得搭上了佛門網的列車。

我佛性淺，有幸在佛門網裡熏法香，是一個因緣俱足之際遇。佛門網《明覺》雜誌編輯部為我開設了一個取名為「心靈手術室」的專欄，則是一個意外，也是一個美麗的起點。

在手術室無影燈下探索生命的奧義之餘，這雙「沾滿血跡」的手，執起筆來，難有扣人心弦的佳作。只期待，行醫時的所見所聞，能通過拙文，陪你們度過悶得發慌的時刻。在「心靈手術室」裡瀏覽，若能找到縫補你心靈的一針一線，是我的榮幸。而你們啟發性的留言，將是切除我身上惡習，最鋒利的一把刀。

感謝佛門網給予我的勉勵和支持，讓我瘠瘦的文字，得以在佛光的普照下萌芽茁長，繼而結集成書。

我也得感謝太太在背後默默的付出。當我費盡心思地為自己的生活尋覓多姿多彩的調味劑時，她卻悄悄地為我添加了一些讓我活得更精彩的味素。她勤儉持家，且報喜不報憂，我才能在工作之餘，心無旁騖地的

穿梭於文字之中。

就在寫作之中，我領悟到當今社會冷漠的態度和倉促的腳步，使我們遺漏了生活裡的小感動，使我們忘記了釋放蘊藏的溫情，使我們老是錯過了生命中美好的人與事。故此，我期待這一本書能把大家的情感沉澱，然後好好地珍惜生活裡最富裕的感覺——幸福的滋味。



何國全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目錄

自序	3
願社會祥和	
淨心之旅	13
有愛不孤單	19
跨越心牆的愛	22
大地的蓮花	26
水中送炭	29
父母的錢途，孩子的前途	34
給學生們的三言兩語	37
漂泊的人生	40
虎口之災	44
路窄心要寬	48

願眾生離苦

做個有心的人

..... 51

疾風中的小草

..... 57

第一滴淚的覺悟

..... 62

刀鋒下的牽絆

..... 66

心病，還得用心醫

..... 70

愛要及时

..... 74

諒解結善緣

..... 78

遞送大愛

..... 81

人生的烙印

..... 87

不曾變質的愛

..... 90

蒙著臉的天使

..... 94

願闔家安康

隨遇而安

..... 101

在產房吃團圓飯

..... 105

守候

幸福的滋味

不一樣的太太

早就該對您好一點

重逢

突然間，我長大了

重生

135 129 125 121 117 113 109

願

社
會

祥
和

淨心之旅

二〇〇八年，去了一個從來沒想過我會到達的地方。

雖然之前有過一次到斯里蘭卡海嘯賑災的經驗，但慈濟團體要到緬甸賑災*的消息傳來時，也難免躊躇了一會。但念頭一轉，想到「要做不須理由，不做總有藉口」時，就豁然放下，把名字呈上去了。

這一趟要去十天，得放下奢侈的生活習慣，以簡便的行李上路。就是這種因緣，讓我體驗到簡單生活的美德。白色帆布校鞋，要比名貴的皮鞋，更讓我有步步踏實的感覺。

飛機降陸仰光前，從高空俯視，看到仍有一大片稻田還沒插秧，心裡難免擔心農民的生計。後來才知道納基斯風災不止摧毀了人命和房屋，隨它捲來的海水也把稻田給鹽化了，因此有一些農民撒了兩次的稻種也長不出幼苗。幸好賑災團隊送

來耐鹹的稻種，想是帶著愛心與關懷，奇蹟般的在那受創的土地長了起來。

一些偏僻的農村，需要乘兩小時路途顛簸的巴士，再轉搭兩小時隨波蕩漾、左搖右擺的船才能到達。下船時團員也難免雙腳麻痺又暈陀陀，但一感染到農民熱情的迎接，疲憊的細胞又活躍了起來。真所謂甘願做，歡喜受啊！

大部分的農民居住在浩瀚如汪洋的稻海中，唯一的水路交通不方便，村民因此甚少出鎮。醫療保健也就顯得困難重重，而全賴於傳統古方草藥。一些皮外傷因沒得到適當的治療，而糜爛了。

隨隊訪視農戶時，發現不少體格瘦小的農民因偏好吃鹹的食物，而患上高血壓和中風的疾病。其實，很多時候，他們窮得只有鹽巴飯而已。醫療隊裡的鍾師姑（退休護士）馬上召集所有在場的村民，苦口婆心地向他們講解正確的飲食之

道。預防勝於治療啊！

深入民間，我深深地感受到農民的純樸、謙卑和有禮的態度。舉例說，當大船與小船在小河擦身而過時，大船的船夫會放慢速度，以免激蕩的波浪影響小船的安全。這令我想起我國殺氣騰騰、拿刀拿槍的路霸，不禁感慨萬千。

農民分工合作，把鄰里間的互助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赤著腳踩在泥巴裡，頂著大太陽，毫無怨言地耕耘。他們所收到的稻種和肥料，都會分給那些因被遺漏而沒有收到發放的農民。分享，這不是現代人所缺乏的道德觀嗎？在人性日漸沉淪的今天，純樸的農民依舊謙卑地實踐著這些禮讓、耐勞、互助、無私的美德，不禁叫我肅然起敬。

漁夫在河裡捕魚時，妻子悠哉閒哉地唱著歌，划著小船隨後待接豐收。不求腰纏萬貫，但求愛相隨，是多麼溫馨的畫面啊！我眼瞳貪婪地攝住母親們哺乳的慈愛，孩子們在稻田裡

追逐，在雨中玩樂的情景。腦海裡不禁回味著這些我也曾擁有過的童年。

這裡沒有電流、自來水供應，也沒有電視機及電腦之類的文明產物。村民的生活本就溶入大自然中，呼吸著不經污染的空氣。賣了稻米，還清債務，剩餘的錢就寄放村長處，全靠信賴。雖然物質匱乏，但他們懂得有則惜福，無則知足的理念，所以心靈上遠比我們富足。

透過當地義工的翻譯，我問：「這裡沒有電供，那你們晚上是如何打發的呢？」農民道：「這個地球一半是白天，幹活的；另一半是夜晚，休息的時間。我們會在月光下圍在一起聊天，教導孩子，互相關懷，分享生活的點滴。」農民雖沒受過教育，卻頗有智慧，懂得天倫樂的珍貴。這不是心靈空虛的都市人，拼命追求優渥的物質生活，卻夜夜笙歌來麻醉自己時，所缺乏的溫情嗎？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常接觸到末期的癌症病患者，會問他們在剩餘的日子裡有何期待。得到的回覆不外是只想與家人在一起，多麼簡單的要求啊！我們卻在健壯時忽視了。

希望能以農民們簡單就是美的生活觀念，作為借鏡，提醒自己要克己復禮，珍惜天倫樂的時刻。也感恩那一雙雙刻苦耐勞的手，為我們地球村種出一鍋鍋香噴噴的米飯。就如一位年紀輕輕的義工所說：「沒到過農村之前，我還誤以為家裡的飯是那麼輕易地從鍋裡掏出來的。」

除此之外，也要感恩眾多的當地義工。有他們的領路、載送、翻譯工作，這些關懷與愛心才能傳送到農民的心坎裡啊！

這一趟到緬甸，表面上是賑災，其實是讓我學習付出，也提升了自己，要懂得時時感恩。

2010-9-1

*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強烈熱帶氣旋納吉斯 (Nargis) 橫掃緬甸，導致緬甸原本六十萬噸稻米失收，超過十三萬人死亡或失蹤、百萬人流離失所；但緬甸軍政府嚴格限制外國救災團體進入，加上國際救援團體轉而關注四川震災，對於原本就貧窮的緬甸災民來說，可說雪上加霜。經過連番努力，至六月十四日，台灣慈濟基金會終獲當局邀請參與災區援助及重建工程，是第一個以公文正式核准進入重災區的外國民間救援組織。（資料來源：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網頁 <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8ml/index.htm>）

有愛不孤單

在緬甸賑災時，其中有一趟是到孤兒院發放文具與奉獻關懷的行動。這間由一位比丘尼創辦的孤兒院，坐落於郊外的稻田中央。比丘尼本是孤兒出身，將心比心，所以深懂親情的可貴。她也強調「再窮也不能窮教育」的理念，而連同幾位老師承擔著孤兒們的教學。

這棟兩層樓高，長方形的木屋，簡單但打理得窗明几淨。樓下是起居室和廚房，樓上則是佛堂，也是課室。院裡有整百位的孤兒，都是以修女特麗莎當年「見一個，就收容一個」的方式，慢慢集合起來的。大部分都是就學年齡的兒童，宛如一間小學堂。有幾位還在襁褓中，牙牙學語的寶寶。

唱歌跳舞本就可以跨越國界，是打破語言障礙的最佳方案，當然也是義工們的拿手好戲。而我，只會跟著小瓜們搖頭

晃腦，像隻搞笑的人猿。載歌載舞後，大家就喜眉笑眼地鬧成一團了。醫療團隊也趕緊在後方開檔，為孩子們看診。專長兒科的黃醫生就有機會大顯身手了。她以一貫親切的笑容看診，汗流浹背地做得不亦樂乎。

老師們細心地在藥包上寫上孩子的名字和註明藥物的份量。老師們能用父母心，去疼惜與教導別人的孩子，是何等的發心啊！不僅如此，老師們還對每個孤兒的身世都瞭如指掌。比如說某某是從菜市撿回來的，而某某又是從垃圾堆、野狗嘴裡爭搶回來的。想著老師們能甘心默默地付出，而政要人物蜻蜓點水般走過，卻要敲鑼打鼓放煙花迎接的場面，感慨繫之。

間中看見一位小腿糜爛的女孩。在為她清理傷口時，她不呻吟，眉頭也不皺一下，反倒叫人疼惜。在困境中成長的孩子，早已沒有撒嬌的權力了。她不時重複地向老師發問，老師卻暗示她閉嘴。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找義工來作翻譯。

原來這女孩在問：「你們還會再來嗎？」我不解。那女孩又噤里咕嚕說了些，表示她們還有很多歌舞要呈獻，希望我們能再來觀賞。

端詳著她那天真無邪的臉孔，和那閃亮眼眸裡的期待，我於心何忍，一時答不上腔。我只能荒腔走板地為他們唱了幾首忘了大半歌詞的童謠，而他們卻要把他們的僅有，讓我們全都帶走。

她那份赤子之心，深深地打動了我。一股莫名的感動忽然湧上心頭。我強忍著不讓淚滴破壞了氣氛，然而，她的笑顏在我的視線裡，卻逐漸模糊了起來。

2010-9-8

跨越心牆的愛

隨著慈濟團隊，我們在緬甸的一所孤兒院作了訪視。臨走前，發現牆上貼著一份名單，院長說那些是更淒涼的孩子。我脫口而出：「天啊！還有誰會比孤兒的身世更坎坷的呢？」原來當地的衛生局有一項條例，這些來歷不明的孤兒必須作定期檢驗，一旦被發現是愛滋病帶菌者，他們就會被送到另一間收容所。

當天晚上的會議中，我提出了要到該收容所的建議。籌備委員一時也難於回應，因為翌日的行程緊湊，而其後一天我們就得回國了。況且我們對該收容所在哪兒也一無所知。

我原本想說，就算無法拆下社會築起的心牆，也希望能在愛滋病患兒剩餘的日子裡給予慰問，哪怕只是一個單純的擁抱。偏偏再要接下去時，不知怎地觸動了惻隱之心，眼淚竟簌

簌而下，悲哽得說不下去了。

第二天開早會時，師兄給我捎來了好消息，說其他隊伍將依計行事，而我們則成行了。我開心地轉告醫療隊伍說不必帶藥箱，因為我們可以給孩子們一些更好的禮物。

坐落在郊外的收容所，出乎意料的是一間鋼骨水泥、嶄新的建築物，後院還在如火如荼地擴建中。院長是一位中年女醫生，她對我們這批不速之客表示無任歡迎。

院裡收容了十八位病童，都在十歲以下。一眼望去，那些孩子們可愛得跟我們的孩子沒兩樣啊！當社會帶著異樣的眼光看待愛滋病患的當兒，有好幾位義工卻責無旁貸地照顧著他們的起居飲食，甚至睡在一起，給予他們最缺乏，卻又是最珍貴的——愛。

應該是不常見到訪客，孩子們都羞答答地擠在一個角落。我們載歌載舞的拿手好戲又來啦！果然沒一會兒，小瓜們就跟

著搖頭晃腦，和我們手牽手一起高歌了。看著他們天真爛漫的笑容，我們的心情也隨著戶外的陽光，亮了起來。

我問院長如何向小朋友們解釋他們的病情。「有必要嗎？」她幽幽地說，轉而往外望去：「他們只會問為什麼不能走出那扇籬笆門。」

原來，衛生局把他們集合在這裡是為了方便監視帶菌者的病情。為免影響其他小孩成長的心靈，病發的孩子就會被轉送往醫院，度其餘生。看著玩伴一個一個地消失，這些孩子會有多少生離死別的傷感呢？我不懂，但我知道他們的生命短暫得像飛掠而過的流星，還未及照亮就已悄然流逝了。

這扇籬笆門，在孩子的眼裡，是奔向自由的康莊大道，但現實中它卻是一條殘酷的、令人心酸的不歸路。院長眼泛淚光地說：「我怎麼忍心對他們說，誰要是出去的，再也回不來了。」她這一份難以承受的哀慟，我想，是發自於內心深處

的一份愛。她是多麼的希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能讓孩子們不必離開這裡，終生浸浴在她的呵護中。

站在那扇猶如鬼門關的籬笆門外向孩子們揮手告別時，看著這批無辜卻又受困的小心靈，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呼吸著有界限的空氣，我也濕了眼眶。但我心念一轉，不想再讓心緒一直沉下去：既然無法擺脫厄運，或許這裡就是他們備受愛心澆灌的極樂淨土吧！

明天我將要離開這片受難的土地，這一生也許不會與他們再相遇；但並不表示他們的遭遇，不再與我毫無牽繫。送給他們的蠟筆會隨著時間慢慢地磨耗，但這些「小流星」曾經掠過我心空，而那十八個擁抱，會暖暖地常駐我心。

2010-9-22

大地的蓮花

恭聽證嚴上人的《人間菩提》（台灣「大愛」網路電台的節目），是我們一家大小生活的一部分。上人隨手拈來的真人真事，都可感人落淚。以下的故事是其中之一，我拾人牙慧，以期分享。

一位七旬、衣衫襤褸的楊老伯，每隔一天——是的，每隔一天——就會揹著個裝滿塑料瓶的大籃子，送到資源回收站。

他來了好一些日子，慢慢地跟義工們有了互動。義工們只聽他說住在附近，後來才知道這所謂的「附近」，是須徒步兩個小時而來。楊老伯的這份熱心和堅持，感動了周圍的人。這位孤老，本身是位拾荒者，也是四川「五·一二」大地震的災民之一。他接受過慈濟團體雪中送炭的恩惠。當他知

道在天寒地凍中所接過的毛毯是用回收的塑料瓶製成時，就發心立願，要做個手心向下，懂得回報的人。不僅如此，他更履行了「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的美德。他決心回收更多塑料瓶，以惠及更多淒風苦雨中的人。

每逢單日的拾荒，他照樣變賣以維持生活；但雙日的收穫，他全都捐給了資源回收站。這位老者還謙虛地說：「我沒唸過書，身無分文，能幫忙的也只有這些而已。」他指的「這些而已」，是他一半的收入。

身為拾荒者，已窮得兩袖清風，家徒四壁，但他卻懂得回饋社會，並且實踐了「貧窮布施並不難」的理念。他所揀來裝得滿滿的大籃子，不只是匯聚了點點滴滴的愛，也包含了一籬筐的感恩心。

當我們對拾荒工作嗤之以鼻之際，拾荒者們卻默默地幫忙著地球資源的循環，也在臭氣熏天的垃圾堆裡，看著自詡為

「萬物之靈」的人類，正在一天一天地摧毀著大地母親，污染著生命的泉源。雖然目不識丁，更不懂得所謂的溫室效應，但他們徒步減碳、協助回收資源，確實是參與環保運動的佼佼者。

我看了這段感人的故事，慚愧得抬不起頭來。楊老伯的這一份善心，使他看起來宛如一朵清馨的蓮花，出污泥而不染。頂著專業人士的光環，豐衣足食，只會光說而已的我，在這一方面，遠比不上楊老伯眼角裡那一粒隨時被拭去的——眼屎。

2010-11-3

水中送炭

嗚咽的大地，潛潛而下的「淚水」，為這平平淡淡的十一月，編湊了驚濤駭浪的情節，繼而掀開了馬來西亞北部水患的序幕。

剛從手術室出來，我在位於第三樓的診所望出去，對面原本翠綠的高爾夫球場，已被混濁的河水淹沒。乍看之下，草場宛如一片有待插秧的稻田。眼看醫院門前的馬路也漸漸被淹沒，陣陣愁緒湧上我心頭。這一次的災情，要比五年前的，更為嚴重。

鈴聲響起，是一位義工自救災中心撥來的電話。他們正在尋求醫護人員前往災區。電話的另一端摻雜著災民的吆喝和嬰兒的啼哭聲，我當下不勝唏噓：賑災，不需再飄洋過海了；災難，就在眼前！

我與同事商量，要求他代我當值，他想也不想，就一口答應了，我真是感激不盡。

我兩手空空地來到了靜思堂，才獲悉藥劑師的家園也遭殃，而受困於災區。籌備委員們當機立斷，吩咐我到附近的藥行購買急需的藥物。買了兩大箱的藥物，藥行老闆慷慨地讓我掛賬，說：「救人要緊，你先拿去吧！」還幫忙把藥物扛上了車，真是人間處處有溫情。

兩輛大型的卡車，一前一後載著乾糧和救濟品，像兩棲交通工具，在那汪洋一片的災區，慢慢探路前進。一旦碰上水位過深的道路，卡車還是得繞道而行。平時二十分鐘的路程，如今轉轉折折，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能抵達。沒有遮蓋的卡車，讓午後炙熱的太陽，把義工們曬得紅彤彤。這一群義不容辭的義工身上所流淌的熱血，我想，就快沸騰起來了。

一路上，氾濫的河流，決堤而出，在兩岸留下許多載不

走的哀傷。澎湃的浪花再一次激起了已被人們遺忘了的噩夢。倉皇失措的災民，肩馱著貴重的財物和沉重的心情，涉水逃命，奔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在水中拋錨的汽車，則任由命運擺佈。

抵達災區時，已近黃昏。該救災中心暫設於一間多用途禮堂，面積只有兩個羽球場般大，卻擠入了兩百多位災黎。電流供應已中斷，醫療團隊就在夕陽和月亮交班的餘暉中施診，貼心的義工則以手電筒為我們照明。

災民生理上的創傷，在微弱的燈光下隱隱作痛，但他們的唉聲嘆氣，卻在我耳際嗡嗡作響。隨著河水一起暴漲的血壓，衝擊著腦袋，令他們頭痛欲裂。置身於雜亂無章的禮堂，我看著七扭八歪的草蓆，鋪滿了整室的淒涼，心想災民也難以在這突如其來的災難中，找到喘息的隙罅。

不一會兒，發電機「嗒嗒嗒嗒」地響了起來，迷惘的

災民在昏暗中高聲歡呼，大家的心情也瞬間和燈光一起亮了起來。

施藥後，我和兩位隨行的白衣天使閒聊時，才知悉她們的家園也遭殃。她們僥倖地逃了出來，卻又因為牽掛著災民的健康，而決定重返災區。她們這一份捨己為人的精神，讓我感佩不已。

當晚九時許收隊。卡車上擠滿了義工，或坐或站，少說也有四五十位，在夜空下涉水而歸。一路上，在卡車隆隆的伴奏下，這群精力充沛的義工唱著歌，還將在水中行駛的卡車妙喻為「法船」。在法喜充滿的氣氛中，我雖為「法船」上的隨喜乘客，也感染著那份能為他人付出，就是一種幸福的喜悅。

在漆黑的卡車上，不知從那個角落傳來了一盒炒飯，飢腸轆轆的我毫不客氣，大口大口地扒著吃。然後又遞過來一

大杯熱騰騰的茶，接著又是一個饅頭……在那飄著雨絲的冷風中，把我的心塞得好滿、好暖。

2010-12-22

父母的錢途，孩子的前途

我在典型的華人新村長大。典型，不是因為它富有華人的傳統文化與色彩，也並非是濃濃的鄉土氣息，而是「不賭非華人」的概念。大約有百來戶的村子，賭館卻如雨後春筍，到處林立，就連村子後的橡膠園裡也開有好幾檔。賭館裡擺著各種各樣的賭局，像個無底的黑洞，吸引著雄心勃勃的賭徒。

鬼迷心竅的賭徒抱著「人無橫財不發」的心態，像足埋頭苦幹的科學家，廢寢忘食地研究著骰子裡的玄機，乞求著發財來轉運。賭徒們在下注的吆喝聲中，憧憬著發財夢。「來來來！手離開啦！……開！」先是一陣喧鬧，多少人又在嘆息聲中，痛恨著財神爺的偏待，而寧願不接受十賭九輸的事實。男人荒廢了正業，婦女放下了家務，夫妻因而大打出手，鬧得雞犬不寧，乃司空見慣之事。當父母把人生的希望都下注

在賭運裡，孩子的前途又押在哪裡呢？

一些孩童還被僱用為「看水」（把風），坐在村口通風報訊。一見警員到就高喊「散水，散水」（速逃）。「看水」有功，莊家重賞，拿了傭金，孩童與高彩烈地買可樂和香煙獎賞自己。小孩們耳濡目染，甚至無師自通，開始會以日曆、汽水瓶蓋當「鈔票」聚賭，年紀大一些就真金白銀下注了。

偶爾「看水」失職，給警方逮個正著，一群賭徒就得共用手銬，浩浩蕩蕩地被押回警局。孩子們看見父母被捉，自尊心受創，幾天都不出來玩遊戲。賭徒被擔保出來後，卻馬上恢復「英雄本色」，又回賭桌碰運氣了。

戒賭，永遠是明天的事。孩子的管教，永遠是老師的事。若不是父母與老師們循循善誘，要我們遠離這害人不淺的賭博，我想我今天可能也是一名叨著香煙，眯著眼，翻著牌的——「賭神」。

醒一醒吧，我的鄉親。孩子的前途，才是你們要下重注，包贏的地方。

2010-3-19



給學生們的三言兩語

學校裡鏗鏘的鐘聲，敲走了一年的歲月，年終假期又到了，同學們可暫時放下沉重的書包啦！老師們這一年的辛勞，也告一段落。等下一回鐘聲再響起時，老師們會帶多幾根銀鬢髮和皺紋，迎接更健碩的你們，並肩地在學習的道路上作另一番衝刺。

在我眼裡，老師像是個充滿愛心的農夫，時時刻刻疼惜著萌芽的種子，為它施肥灌溉，扶正東歪西倒的幼苗，好讓它們能夠茁壯成長，經得起風吹雨打。老師們還得不厭其煩，細心巡視每棵幼苗，害蟲逐個捉呢！

日復日，年復年，老師們把一生的青春都磨成了粉筆末，只為循循善誘，教導像張白紙的你們。你們越長越高大，盲目地崇拜著青春偶像時，老師們卻同時白了頭、彎了腰、駝了

背，帶著隱隱作痛的肩膀和腳跟，踏入了一間又一間的課室，無怨地陪你們走過象牙塔裡的點點滴滴。你們的人生軌跡，可有留個空間，收藏老師們對你的好？

當你們揮舞著螢光棒，與舞台上的偶像嘶喊著不明就裡的歌曲時，是否有想過老師們在同一個夜晚，帶著沙啞疼痛的聲帶，挑燈批改著你們的作業。當你們不假思索地向偶像高喊著「我愛你」時，你們可曾向老師由衷地說聲「謝謝您」？

以前虛心向學，向私塾老師叩頭拜見的傳統禮儀，早已成為歷史，但千古以來，老師們肩負著教育莘莘學子的重擔，可沒鬆懈過啊！在這尊師重道的觀念每況愈下的時刻，別讓基本的行個禮，說聲「謝謝老師」的禮儀也忽略了。

老師面對眾多的學生，一般性的教學法當然不能盡如人意。當老師耳提面命的糾正你們的習氣時，同學們得存以感恩心啊！不要稍有不滿，就帶著父母到學校興師問罪，甚至要求

撤換老師和更換學校。別把任性釋為自由，放縱誤為潮流。這種目無尊長的求學態度，只會學到傲慢自我，他日如何能在社會立足呢？

同學們，用心把書唸好，做文雅有禮、能令老師欣慰的一群。老師們哪怕再辛勞，也會是甜美的回憶。



2009-12-30

漂泊的人生

推卻不了志工們懇切的邀約，我便偕同去做了個訪視。個案是位三十出頭的緬甸人，在馬來西亞逗留了十一年，打散工苟且偷生。他雖持有國際難民證，且操著一口流利的國語，但基於外形與非法外勞一般，所以走在街上不時受到警方查問。他自嘲像隻老鼠，過著匿影藏形的日子。

迎接新生命是一個令人雀躍萬分的期待，但他的第二個孩子誕生後，生活的步調一瞬間就慌亂了。這小女嬰患有先天性心臟有孔，才七個月大，就已動了兩次手術。上天有眼，那些天價般的手術費，由聯合國機構承擔了，但女嬰體弱多病，平時進出醫院的醫藥費，就花光了他們畢生的儲蓄。當年逃難時隨身攜帶的金飾品，包括妻子的嫁妝，全都賤價典押以充當醫藥費，但這也只是杯水車薪，到頭來他們還是債台高築。本

就已窘迫的生活，如今更是寅吃卯糧。

這位黝黑瘦癯的年輕人給我們看了幾張他們一家在孩子剛動過手術後拍的照片，我很驚訝，這位爸爸半年前還是胖嘟嘟的呢！原來他一直咬緊牙根，承擔著馱在肩上的艱辛，甚至不在乎讓身上的肉都給削了。小女兒左胸口的兩道刀痕，實際上，一刀早已切入爸爸心坎，另一刀則萬箭穿心般刺進媽媽心窩裡去了。

我被拖著來的目的，主要是為這女嬰看診，也為她的父母打一劑強心針。說實在，心臟手術的複診，我不在行，但此時此刻，我惟有勉為其難，裝得有板有眼。檢查一輪後，我收起聽診器，然後蹣起拇指，大派定心丸地說：「好！寶寶復原得很好！」他愛女心切，當那殷殷的期望得到了「專科」醫生的肯定後，他的眼眸泛溢著希望的亮光，隨而展開久違了的笑靨。

疲憊的媽媽不多言，在一旁聚精會神地縫製著要到夜市場兜售的頭巾。羸弱的身影倚在昏暗又油漆剝落的牆角，恍如汪洋中的一葉扁舟，不甘屈服於滾滾的浪濤，卻又無法自導航向。在這雜亂無序的陋巷，連陽光都似乎不大願意照進來，這是人離鄉賤的寫照嗎？

這對命途多舛的夫妻，跑了多趟大使館，眼淚都流乾了，但投奔美國的夢，依然遙遙無期。我僅能輕拍這年輕人的肩膀，希望那刀痕裡的悲痛，能引起上天的憐憫，把他們牽引到理想的國度去。

走出了他們陰鬱的蝸居，我猛然發現，頭頂一片晴空萬里，幸福的陽光正偏袒地照耀著我，還刺眼得叫我辨不清方向。茫茫地走著走著，不經意地絆著了心底的一根弦。何時，我才具有義工們的寬仁，義不容辭地伸出手，扶一把漸漸往下沉的遇溺者？何時，我才會將我的冷漠轉化成一股無盡的

熱忱，點燃起火種，在嚴冬裡暖和著受困於風刀霜劍的人？

一波又一波的思緒紛沓而來，我的步伐也隨之漂浮蕩漾。我何嘗不是一艘迷了航的小舟，在權衡得失間搖晃，在欲壑難填的大海中載浮載沉。

倘若標榜公平、自由的國度是難民覬覦的理想家園，那，何處是我心靈的故鄉呢？



2010-5-11

虎口之災

天氣已經夠悶熱了，還收到交警傳票，這種火燒火燎的情況，若沉不住氣，可能還會導致中風呢！我一向奉公守法，印像中不曾超速駕駛，但「聖旨」一到，一等良民也十萬火急地趕到警署探個究竟。

警署裡熱得像個大烘爐，卻只有一把聊勝於無的風扇，有氣無力的轉動著。一大群七竅生煙、鼓著兩腮的「罪犯」擠得像淌著油的燒肉，等候被切割。笑容可掬的警察大嫗則躲在空調室裡，悠哉閒哉地數著鈔票。她連聲謝謝，更送回你一張張的收據作紀念。

小市民到政府部門辦事，常會遇到板起臉孔、一問三不知的官員。但這裡沒有繁文縟節的手續，我甚至連口都不必開，把身份證從小窗口遞進去，馬上彈出來三張罰單，效率出奇的

好，叫人大跌眼鏡。

果然不出我所料，這些都是在郊區超越時速限制六十公里的罰單。我不是想要推卸罪狀，但這種三十年前設下的時速限制，隨時會因為腳底發癢或打個噴嚏就超越的了。偏偏那些時速警示牌又似乎懂得玩捉迷藏，專躲在樹榦後或是被小販檔口遮住，巧被警察捉個正著，只能怪自己有眼無珠。

其中兩張是一九九九年的陳年爛賬，我無從追問，惟自嘆倒霉，也開始討厭警署裡那記憶力超強的電腦了。雖然交通法令申明逾期還罰單的司機，可以被押上法庭，但由於執法不嚴，違法司機常是抱著觀望的態度，不動聲色。近年，警方退而求次，在罰款中給予折扣，以期鼓勵民眾自動繳納罰款。儘管如此，我幾百令吉（馬幣）的血汗錢也就化為烏有了。

一位肝藏外科同仁，偶爾南下吉隆坡，做肝藏移植手術。

死者家屬捐贈器官的意願，就像那場意外一樣毫無預約，所以他總得飆車趕到五百公里遠的醫院。一天我們一齊喝下午茶，他唉聲嘆氣地說收到了二十多張超速罰單——二十多張？我嘴裡的咖啡差點兒噴了出來。他費盡三寸不爛之舌，企圖向交警解釋，但交通法令板板六十四，所以他碰了一鼻子灰。

我打趣地說他應該駕救護車去，一路上響著警號「義務！義務！義務！」，不就行了嗎？這樣捨身救人，就不需破財，說不定還有交警為他開路呢！

話扯回頭，民眾卻莫因有要事在身，就「理直氣壯」地超越法律，況且超速駕駛可會傷人又害己。輕微的車禍要賠錢，嚴重的則送命。尤其是喜氣洋洋的春節，大夥兒興高采烈地趕著還鄉團聚之際，可別讓本已紅彤彤的佳節染上了不必要的血跡。常見圖文並茂的車禍報導，一幕幕白頭人送黑頭人的葬禮，令人唏噓不已。

在此奉勸將要回鄉歡慶農曆新年的朋友，莫以為戴上頭盔，或身繫安全帶就萬無一失了。「馬路如虎口，車前車後用心走。」啟蒙老師的教導，我不但牢記在心，並在實踐。儘管如此，一不留神，還是會被「老虎」抓破了口袋。

2011-1-5

路窄心要寬

上班的路途，有一條捷徑。那是一條羊腸小徑，窄得只能一時通一車。它長約八十米，像條蟒蛇蜿蜒地穿過雜草叢生的沼澤地。路中還有一道石拱橋阻礙視線，所以不時會發生迎面雙方車輛在橋上碰面，彼此都進退維谷的情形。這時候，其中一方必須禮讓，但要在這彎彎曲曲的小路倒退，可就功夫了：稍有不慎，或一時慌張，車輛就會滑下沼澤裡去。這種因抄捷徑而付出慘痛的代價，我也目睹過幾次。縱使驚險萬分，但司機們還是貪圖方便，車輛也魚貫而行。

一天夜幕低垂時刻，就碰到了一個難忘的局面。兩輛轎車同時上了橋，但雙方都互不相讓，而吵了起來。最後，其中一輛車上的婦女，想是對倒退車沒信心，轉而步行到路口求助。見她急如鍋上蟻，我毛遂自薦為她解難。趨前一看，原

來車子裡還有兩位小孩，應是被眼前的這一幕嚇壞了，不停地抽泣著。

我把車子倒退，讓對面的車過了橋。曄！對方那打扮入時的婆娘連一聲道謝也不說，還氣沖沖的從車窗伸出粉拳，咬牙切齒地罵個沒完沒了。我看傻了眼，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這條路雖然狹窄，但只要心寬，就能輕易通車，皆大歡喜。茫茫人海，雙方難得在橋上相遇，是一種殊勝因緣，要好好珍惜。物理學家牛頓發現的其中一個物理定律說明：每一個動作（action），都會有同樣的反應（reaction）。這個物理學的定律同樣在我們的生活中展現：你退一步，露出一個親善的笑容，你就會得到同樣的回應。

證嚴法師在《調伏人生二十難》裡講述：「待人謙和如種田，插秧後退是向前。」這一句話，道盡了尊重和禮讓的

精髓。看過農夫下田，都知道必須彎腰才能插秧，而且插秧得往後退。每後退一步，則插好一列秧苗。在生活禮儀中，每一個彎腰，是給他人一份尊敬，而每一次禮讓，則給自己多添一份涵養。

生氣是短暫的發瘋，不但不能把事情弄妥，反會搞亂理智，失去人心。天天怒氣火中燒，時時煩惱心中繞，智慧沒有增長，人生不也像頭髮一樣——白過了。

這件事讓我想起了某個哲學家在獨木橋上同樣的遭遇。當時對方不但不讓路，還不可理喻地說：「我決不會讓路給愚蠢的人。」而那哲學家只笑笑地回應：「我會。」繼而讓路——給愚蠢的人過！

2010-12-8

做個有心的人

隨波逐流的跨進了不惑之年，回首來時路，上半生不像在怒海中漂浮，衝過千層浪的一葉扁舟？僥倖地自驚濤駭浪中脫險，如今悠緩地駛進港灣，心存感恩地過著平凡安然的生括；但處於天災人禍頻仍的年代，也不時被一幕幕饑荒窘境的畫面，擾亂了心湖裡的謐靜。災民的哀號，更是隱隱約約地在耳際縈繞。

一日，翻閱著香港「無國界醫生」的網頁（www.msf.org）（註），看到志願人員可以不分膚色和宗教，在世界各地的窮鄉僻壤扶危濟困，給予基本的醫療護理，我不禁肅然起敬。那些貧苦的鄉村根本沒有基本的醫療設備，但義工們憑著一股熱忱，伸出援手，撫慰貧弱的族群和療愈他們的傷。原來，我們這雙用來禱告祈求的手，若加以善用，可以做那麼多觸動人

心的美事。

這一個網頁上不乏招募志願人員的呼籲，我腦子裡閃過一絲衝動，卻又擔心會被派到社會動盪不安、兵荒馬亂的地區服務，而且一考慮到那三五個月的服務時間，我就開始計算著我關閉診所後的虧損，心裡也就打了退堂鼓。偏在此時，我注意到一位少女的留言：「原來我們的世界不是缺乏錢，而是有心的醫生。」這一句話，乍看似無的放矢，但幾番深思，卻發現它含意深遠。發生驚天動地的災難時，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援助的物資，源源不竭地送到災區，但有多少醫護人員會挺身而出，扶一把受傷的災民呢？我感到心虛而愣住了。

油脂粉臉的偶像，過著浮華糜爛的生活，為青少年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不談也罷。但世人又給這些有待雕塑的少年樹立了何等模範？我們上了岸後，回望波濤洶湧的大海，可曾拋個救生圈，讓還在浪潮中載浮載沉的人，有一個生存的希望？

我腦子裡反反覆覆地浮現一些哀鴻遍野、令人心酸的片段：如斷壁殘垣下作最後掙扎的生命，在帳篷裡氣若游絲的病人，任由蒼蠅沾滿臉，潰瘍爬滿蛆蟲。倖存的災民，雖然無病無痛，但還是被厄運牢牢地捆綁在淒風苦雨之中。那些苦主在颼颼冷冽的風中瑟縮，張著哆哆嗦嗦的嘴唇乞求一線生機的畫面，是烙印我心、文字無法詮釋的哀慟。

既然無法在浪濤裡雕繪你奮鬥的歷程，何不在沙灘上當個可留下足跡的救生員呢？我是這般教訓著內心裡那個自私的我。佛陀可以捨棄豪華的生活，而在菩提樹下悟道；那麼，災區也何嘗不是我們悟道的所在地呢？故此，這下半輩子，我該醒一醒，多參與醫療賑災的活動了。隨喜參與，或許幫助不了上千幾百個，但能攙扶兩三人，給予最基本的關懷和慰問，也就夙願得償。

屆時，我就可問心無愧地回應該少女，也感謝她那一聲

感嘆，喚醒了我的良知良能，豐富了我生命的內蘊。這也好讓我在引導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留下一些值得讓他們依循的腳印。那將是我留給孩子們，最珍貴的遺產。

2011-3-16

願

眾生

離苦

疾風中的小草

多年前在中央醫院任職時，就遇到了她。

是緣份吧，我想。

早上巡視了病房後，就得匆匆趕到門診部去。那裡候診的病人總是多得令人心驚膽跳。持拐杖，坐輪椅的，或坐或臥，統統都有，把狹窄的門診部擠得水泄不通。那時尚年青、入世未深的我要穿過人潮時，會低著頭，不敢正視那些求助的眼神，但眼角裡三番四次出現她的蹤影。看她的樣子，也不過八九歲，黝黑瘦小的身軀，孤單的在人群裡穿梭，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為這年紀，這時刻，她應該在學校上課。

有一次，我發現她靠在診所休息室門邊，趁著罕有的空檔，就乘機向她打個招呼。噢！她叫烏米，才二年級。我隨手拿起桌上，那個她瞄住的九層糕，示意請她吃，也企圖打開

隔膜。她有點兒害臊的低下了頭，但還是伸出手把糕點拿了過去。「烏米跟誰來的？」「媽媽。」想是餓著了，她有點兒狼吞虎咽的吃著。「慢慢吃，你媽媽呢？」「在隔壁洗腎。」——
噢！……

從護士口中探悉到，烏米的媽媽才不過三十出頭，卻疾病纏身。烏米是她的第一胎，滿心歡喜地懷孕時，卻患上了產婦高血壓症。因沒接受適當的治療，併發症接踵而來，腎臟萎縮，視線也開始模糊了。在烏米滿月不久後，她就得過著洗腎的日子，雙眼也漸漸失明了。屋漏偏逢連夜雨，那個負心郎竟在烏米未足一歲時，就拋妻棄子，遠走高飛，音信全無了。苦命的媽媽，只好在福利社和親友的資助下，咬緊牙根，含著淚把她的獨生女帶大。

媽媽洗腎的日子，烏米就得蹣跚課，陪著來醫院。在走廊等親友來載送時，與媽媽聊天作伴，遞上飲料等等。媽媽在

洗腎的當兒，閑著無事的烏米也會跑到醫院旁的小販中心去打雜，洗碗碟、抹桌椅，以博同情，换取一些飯菜糕點讓母女倆果腹。我聽了心頭陣陣酸痛，這個年齡的小孩，應該是鑽到媽媽懷裡撒嬌，備受呵護的時刻。她幼小的心靈所實踐的反哺之心，大大地超越了我這高頭大馬、初為人父的大孩子。夾在忙與盲之間，我已開始遺失了孝道的準繩。不時會因年邁父母的一點差使，覺得煩躁而敷衍了事。

烏米還很自豪地說她會煮飯、煎蛋、洗衣服等等，只是有時會偷懶，衣服沒洗又重穿，給媽媽嗅到會挨罵。她掀起裙子，給我看那小腿被鞭過的痕跡。「痛嗎？」她用力地點點頭。「你不會跑開嗎？」我半開玩笑的隨口問。她搖搖頭，看著地面，良久才內疚似的低聲說：「媽媽追我，我會跌倒，我會痛，我也會痛……是我錯，我不應該跑開。」噢！天哪，想著烏米被媽媽抽打時，嚎啕大哭，痛得要命卻又忍著不閃開的

畫面……我已淚盈滿眶。你知道嗎？這麼多年來，我還未領悟過「傷在我身，痛在娘心」的那份孝心。

烏米在媽媽的記憶中，還是個樣子模糊的嬰兒。「醫生，你知道嗎？我瞎了眼後，我是這樣，這樣抱著她……後來又這樣，這樣摸著她長大的。」烏米媽媽的雙手在空中比劃著，向我表示她的成長過程。回顧起來彷彿挺輕鬆，三言兩語帶過。三餐溫飽、不愁吃穿的我無法想像裡頭的艱辛和困苦，但從那雙充滿針孔痕跡的手，我很敬佩她那份頑強的生命力，不讓身體的缺陷，生命裡的障礙，放棄她對女兒的那份愛。天下的父母心，不都是這般深切嗎？但是，我有去觸摸過媽媽那雙操膠刀割樹膠，藉此撫育我長大的手，體會過她為我洗衣服，做飯菜的勞累嗎？

經過烏米媽媽的同意，我把她們這個案呈交給慈善團體去跟進援助。義工們作了訪視後，把她們搖搖欲墜的木屋修理

好，再洗刷一番，不讓母女倆再過著月光照、風掃地的日子。還把她們列為貧窮戶，多方面給予資助。雖然沒機緣參與這個環節，但我聽了也很欣慰，更感恩義工們無私的付出。

現在每每在診所遇到挑食又難侍候的太子爺，二十四孝媽媽總會要求醫生好言相勸。看著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小胖子，我不禁感慨萬千，他們知道嗎？在他們無肉不歡，這蔬菜不吃、那豆類不啃的當兒，地球的另一端，有多少不幸的兒童三餐不繼，過著乞討食物的日子。

我會想起幼小的烏米在替小販們打雜，只為糊一口飯的情景。烏米宛如疾風中的小草，茁壯地在貧瘠的土地上成長。見苦知福的感觸，也油然而生。

烏米，你現在可好？感謝你母女倆，給我上了生命中寶貴的一課。

2010-6-10

第一滴淚的覺悟

搶救生命，不是一份榮耀，而是周旋在病人與死神之間，爭取一線重生的希望。但這一整晚的努力，全都白費了。額頭的汗水徒添我內心的寒意。這位年紀與我相仿的青年，在開夜班後，血濺不歸路。

他的身軀漸漸冷卻，胸膛也只隨著呼吸器起伏著。不願就此罷休的心臟，拼著最後的一分力氣在跳躑，與我們一起等著家屬的到來；儘管他的靈魂早已從那放大的眼瞳，飛了出去。急救室裡的一切已歸於平靜，只有心電儀器傳來的「嘟嘟——」聲，在為這提前殞歿的生命而哀呼。

急救室的房門，隨著曙光，慢慢地打開了。天啊！我多麼希望進來的是一群傷心欲絕的家屬，而不是這麼一位臨盆在即，還牽著一位小孩的少婦。我忽然間明白這位青年加班的原

因。

她屏著氣，踩著徬徨的腳步走了進來，眼睛卻東張西望地尋覓著讓她懸心吊膽的答案。那張疲憊的容顏，看來也一夜沒睡。「這是我先生嗎？」她問道，我指一指床頭的名字，心裡是萬般的不願為她帶來這個噩耗。當她知道預感已經應驗後，強忍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

急救室裡本已冰冷的空間，霎時凝結了起來，只有她的淚潛潛落下。心裡想說的撫慰話語，凝固在我口裡。

我牽起那位睡眼惺忪的小孩的手，讓他觸摸爸爸的手，那隻已經不再溫暖的手。他好奇地踮起腳，我乾脆把他抱起，讓他看個清楚。那雙充滿疑問的眼睛，越睜越大。他也許在想：「為什麼爸爸的頭纏著繃帶，嘴角又插了管子？身上又有那麼多的電線？」想是不敢驚醒睡夢中的爸爸，他身子微微向前傾，輕聲地問：「爸爸，你什麼時候回家陪我玩？」

一股熱辣的胃酸湧上我胸口，我的兒子也常問同樣的問題。我把他放下，蹲下來撫摸著他的頭，對他說了一句很殘酷的話：「孩子，你爸爸不再回家了。」

小孩轉過身昂起頭，扯了扯媽媽的裙子，滿腹疑雲地問：「媽媽，爸爸為什麼不回家了呢？」

我的心開始在抽搐著。我怎麼狠得起心腸對一個小孩說出這樣絕情的話呢？我又怎麼能讓一個椎心泣血的少婦，獨自去面臨孩子的疑惑呢？魂魄開始混亂的我，也不懂得該如何回應，而選擇快步逃離這悲慟的局面。

「嘆！」一聲——我回頭看見那少婦跪倒在地上，抱著孩子嘶喊著那個掛念了一整夜的名字。那種撕心裂肺的哭聲，彷彿在痛訴著為何她的世界已被停止轉動。但再多的淚水也枉然，換不回那斷了魂的夜歸人。

凝視著那灑落滿地的幸福碎片，我眼角不禁滑下了行醫

以來的第一滴淚，心痛著這無法重來的一切。

晨曦斜斜地照了進來，也是第一次，我感覺不到朝陽的暖意。

一回到家，我趕緊抱起了獨自在玩積木的孩子，親了又親。身懷六甲的太太心有靈犀一點通，知道我又從醫院帶回來了滿懷的悲愴，而前來給我一個暖暖的擁抱。那是療癒我心靈創傷的良藥。

由此契悟，一家人能夠抱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真諦，我終於明白了。我不想在忙三迭四的生活裡，盲目地追逐著夢想時，錯過了這種唾手可得、展開雙手就可擁抱的——幸福！

2010-10-20

刀鋒下的牽絆

我正要要在病人的肚皮上縫上最後一針時，醫護人員已經開始在背後為我解開手術袍了。麻醉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病人的情況不穩定，要轉到特護病房，還要輸血等等。我抬頭看看時鐘，快要三點半了。曄！這宗棘手的大腸癌手術，花了三個多小時。腫瘤不止塞住了大腸，也穿牆過壁，侵蝕了子宮，還得勞動婦科醫生一起動手，把子宮也割除。

病人的血液，醫護人員的汗水，和手術室外家屬掛心的眼淚，都攙雜在一起，企圖打動老天爺，保佑病人平安無事。

這位深夜急診的七旬老婦，生平第一次被推進攝氏二十度的手術室。躺在冰冷的手術台上，難免有些顫抖。她那無助又帶些哀怨的眼神，在這一群戴著口罩的醫護人員堆裡，想要尋找些什麼似的。我趨前拉下口罩，彎下腰，讓她看清楚這位

徵求她在手術同意書打上姆指印的醫生。

「醫生，我不想死……」她眼眶泛著淚，欲言又止：「如果手術不成功的話，不要勉強，反正我也老了，我不想連累家人。」我握住她乾癟的手，想要在這冰冷的手術室，給她一些溫暖。

磨損的輪子會「吱——吱——」地發出聲響，引人注意而獲得添加潤滑油。這老婦不也像個沒有停息的輪子，窮一生精力為家庭奔忙，為孩子們奉獻了她的一生？可是被病痛折磨時，她卻選擇默默地承受，不願成為家庭的累贅。母愛的偉大，常在家人看不見，碰觸不到的地方，流露了出來！

打從她簽了手術同意書，我就有責任把她對我這位陌生人的信任，換成她的信心。我默不出聲，輕輕拭去她眼角的淚。此刻的我，最好放下惻隱之心，打起十二分精神，專注於手術的程序。原想對她說，醫生本就不想讓病痛延續，更不

想讓生命從指縫中溜走。

手術完畢，已錯過了午餐時間，飢腸轆轆的肚子習慣性地空轉了幾下。我快步往更衣室走去，一位護士跟了上來。「還有什麼事嗎？」我心不在焉地問道，其實腦子裡還縈繞著那位老婦先前所說的話。「醫生，我還有一些椰漿飯，要不要先吃一點？」噢！蠻貼心的，謝謝你。但我現在只殷切的期望，那老婦能平平安安地捱過這一刀。我實在不想讓她最後的一份叮嚀，迴旋在我這陌生人的耳蝸裡。

脫下沾滿血跡的手套和冷漠的面罩，我也是有笑有淚的性情中人。特護病房寂靜的空氣中，瀰漫著病人強忍的痛楚，和病房外哀傷的家屬們倚著牆角而抽泣的情景，時時觸動我心。

無常的人生總有盛衰順逆時。你住院時的病情起伏跌宕，儼如晴時多雲偶陣雨的天氣，但我們會陪你度過這場風雨飄

搖的逆境。凝聚你我的力量，攜手守過這一夜的黑暗，朝陽，就不遠了。

白色巨塔裡淌血的悲戚，牽絆著我多慮的思緒，而你出院時呼啦啦的喜悅，也在我清凌凌的心湖裡，掀起了漣漣的欣慰。我好想對你說，在這冷峻的刀鋒背後，有我的牽掛，在那痛楚的疤痕底下，有我的祝福，因為我也同樣期盼著，你和家人重拾天倫的溫馨時刻。

2010-11-17

心病，還得用心醫

醫生，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仍然是份高尚的職業。一些朋友更會羨慕地說醫生和家人的醫藥費都可省了不少，這也許說中了一些。行醫，對我來說，是一份能為病患拔離痛苦，又可把生老病死看透的行業。有幸為窮苦的眾生義診，更能與人結緣，也可領悟見苦知福之道。

看過這麼一篇感人的文章，一名外科醫生在動了一宗大手術後，帶著疲憊的身子回家要休息時，還惦記著病人，因為病人的麻醉藥漸漸消退，痛楚才要開始啊！這一種慈悲為懷的心態，鞭策著我要向這位前輩看齊，要把病人的痛楚快速減輕。

有一種病痛不呻吟，不吃不睡，直掉眼淚，終日悶沉沉，行為怪異。對了，這是心病，憂鬱症尤其普遍。起因嘛，

不外是簡單的三個字「放不下」。隨手拈來的病例就有好幾個，印象最深刻是多年前義診時看過的一個個案。一位瘦骨嶙峋的中年婦女，由義工一拐一拐的引進來。一坐下來，二話不說，劈頭就問：「醫生啊！警員們為什麼不去捉那個該死的傢伙？」我心知不妙，但沉著應戰：「阿嫂，可以告訴我他是誰啊？」從她那副用膠布黏貼的眼鏡，我看到那雙呆滯的眼神，帶著強烈的不甘。

她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年前因為一場車禍而與枕邊人陰陽相隔，又摔癱了腿，也因而摔破了飯碗。這位寡婦對那位撞後而逃的肇禍者耿耿於懷，天天反覆覆地想著這個已無法改變的事實。她也怪庸醫把她的腳弄拐了，還得孤軍作戰把家庭撐起來。在多重打擊下，加上長期失眠，她終於患上了憂鬱症，導致食欲不振而暴瘦得不成人形。我用了一些時間，去瞭解她心裡那個有待解開的結。

「醫生，我還曾多次爬上高樓，想一了百了……」我聽了自忖，這不是三言兩語或是三五顆藥丸就可以解決的棘手問題。我深信這位無助的寡婦，需要的是經濟的資助和愛的關懷。於是我馬上把這個個案呈報上去，讓義工們去作深入了解和關顧。臨走前，我輕拍她的手說：「阿嫂，失去了的無法挽回，你要接受這個事實，然後學習放下。要好好珍惜自己，孩子們還需要你。」

幾個月後，在另一次的義診中，我又再次的看到她的身影。我幾乎認不出她來了。她胖了少許，臉帶笑容，和身邊的人有說有笑。她換上了一副新眼鏡，而顯得亮麗多了。我上前去和她打個招呼，還好，她認得我。我問起她的近況，她說學會了放下和原諒，也感激義工們的關懷與鼓勵，還有親切的家訪，讓她感覺到人間有愛，希望滿人間。曾經是那麼的不甘心，但自從學會了放下後，她才恍然大悟，原來已獲得了人

世間最珍貴的——愛與關懷。

在某次的機緣裡，她接觸到比她情況更艱辛的單親家庭，也領會到跛腳的她比輪椅上的殘障者還自由，因而體悟到「有則惜福，無則知足」的理念，更懂得事事感恩了。從她的經歷，我看到了一位猶如掉入深谷裡，被人扶了一把後，能堅強地爬上來的勇者。我輕拍她的肩膀給予勉勵，心底也按捺不住為她重重地鼓掌。

還記得那天回家的路上，心情好極了。情不自禁地哼著《人間有愛》這首歌：「感謝你給了我溫暖的擁抱，讓我擺渡過生命低潮，一顆心裝滿愛，風再大不飄搖，學會把肩膀借給人依靠。我相信人間有愛，值得去期待……」

行醫多年，這一次我領悟到心病，還得用心醫。

2009-12-16

愛要及時

夜晚有急診，一位八十歲的老婦跌破了頭。

我一邊拆開她頭上的繃帶，一邊向家屬了解老婦的病歷。原來這老婦患有老人癡呆症，嚴重得六親不認，還返老還童般調皮。晚上還鬧著要上街，就在這樣拉拉扯扯時，她從樓梯上滾了下來。

她見到我就像「他鄉遇故知」，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我也似懂非懂的支吾著，一邊在她頭上縫著針。

當家屬還在議論紛紛的時刻，我注意到她那佝僂的老伴，靜靜地坐在一旁。那不停搓揉的手掌，反映著他的焦急。我安慰老伯說病人無恙，他才點點頭，從那沒幾顆牙的嘴角，還我一個安心的微笑。

老婦一片空白的記憶，卻給家屬留下雜亂如麻的不安。

一個星期後，這老伯陪著老伴前來複診。這一回，老伯開朗得多了，在我為他太太拆線時，向我細述那老掉牙的人生經歷。阿伯年少時隻身來南洋謀生，當苦力儲了一筆錢後，仍對鄉下拜了天地的愛人念念不忘，就回去把糟糠妻接過來。晚年子孫滿堂，忙著含飴弄孫又有老伴打牙祭，其樂融融。自從老伴患上癡呆症後，老伯就開始揪心了。尤其是她一次又一次弄傷身體，老伯更是痛在心底，卻又愛莫能助。

在等家屬來接應時，我就順便為老伯做簡單的體檢。發現他右手食指被香煙熏得焦黃。「一天幾包？」我有點不客氣地問道。「兩包……」老伯轉眼望著老伴說：「以前她嘮哩嘮叨叫我戒煙，我當耳邊風，但自她病後，我就戒了。」他帶著幾分內疚而戒煙，其實只想彌補以往的過失。

對於戒煙這一回事，煙民都有堂皇的理由和無比的抗拒。往往都是心臟病發作，在鬼門關走一回後，才肯戒掉那吞雲吐

霧的惡習。而我眼前的這位老伯，卻因遲來的領悟，而放棄了六七十年來，「飯後一根煙，快樂似神仙」的日子，縱然老伴已不會再計較這些了。

「但她都不認得你了。」我試探他的反應。老伯伸出拐杖，敲了敲老伴的輪椅，一往情深地說：「她始終還是我的女人。」正在打盹的老婦，給他弄醒後，像個古董收音機收到訊號，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還笑得前仰後合。

面對著一位沒有情感互動的老伴，晚年的幸福列車是不是已提前抵達終站了呢？

送走了這兩位活寶，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用心地聆聽太太的「愛的叮嚀」，為她改過我的習氣？在她任勞任怨地為我們這頭家張羅柴米油鹽，在我們肚子裡塞滿三菜一湯的幸福時，我是否有珍惜她為我們的付出，說聲感恩的話語呢？

不懂得珍惜所擁有，就會老是錯過生命中最精彩的。我

們父子仨，應該在她還會擰我們的耳朵肚皮時，向她表達我們的愛意。

2010-1-6



諒解結善緣

一宗手術所需要的時間，雖然外科醫生心裡有個大概，但手術過程中突發的狀況或一個小小的轉折，常得花上一倍的時間來處理。手術室的醫護人員因而常錯過了用餐的時間。

手術後，並沒有所謂大功告成、輕鬆的時刻——病人的痛楚才剛要開始呢！一籬籬的後遺症，還得細心觀察，絞盡腦汁處理。醫療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病情惡化的個案。潛在的併發症，是醫護人員最不想面對，卻又躲不開的一個狀況，也很難向家屬解釋他們不願接受的事實。這是最容易與家屬起誤會的時刻。我緊記著，憑著醫學的教誨和坦誠的相對，是化解誤會的最佳方案。

手術完畢，還得先看診所裡的病人，免得急躁的病人起了煩惱心。而我的胃會體諒，我不時讓它空等待的緣故。至於

那些病情不是很危急的病人，我倒是希望他們也會抱著諒解的心態而候診，正如我診所門上貼著的一則語錄：「若醫生正在執行手術，而不能即刻為你看診，請你稍等，也請你真誠地為開刀的病人祝福。」這一則大愛無私的語錄，是從《慈濟月刊》抄下來的。

若有一天你戰戰兢兢地被推進手術室時，有一群陌生但富有愛心的人為你祈禱，你能不感動嗎？我想信心也會大增啊！尤其是動過手術，前來複診的病人，若能將心比心，利用候診的時間來為正在動手術的病人祈福，是多麼的有意義啊！一來可以抑制煩躁之心，又可將善念轉助病人，讓他們轉危為安，不是一舉兩得嗎？

今天看診完後，累透了。護士提著一小袋的水果進來，放在我桌上說：「這是五〇九號房病人送的。」唔！那不是剛剛出院的小女孩嗎？看著小卡片上寫得有些歪斜的字體（應

該是手術後的疼痛，讓她寫得吃力，對不起啊！」：「謝謝醫生。我會記得要多吃蔬菜水果，好讓疾病遠離我。」這位乖巧的小女孩，還真聽話。

我拿起其中的一個蘋果，大口咬了下去。唔！好甜，甜到心坎裡頭去了。人困馬乏的時候，這些水果來得正是時候。人情淡薄的世間，這些甘露來得正好，滋潤我疲憊的心田，陪我度過一個美好的下午。

當報章不時刊登一些對醫護人員的負面報導時，病人送來的一張小卡，一聲道謝，讓我行醫而無怨無悔。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詐於人」，醫術，就由病者本身去作評論，而醫德，我交給上天審閱。

2010-10-6

遞送大愛

一天，與太太在湖畔公園跑步時，接到了李荷琴醫師的來電，問：「要回花蓮嗎？」她說「回」而不是「去」，可見她的心靈早已有歸屬的方向。李醫師是我醫學系的同學，她的語氣和妝扮，這二十年來都沒變，不急不躁，文雅有禮。

「要啊！我報名了。」我誤以為她指的是慈濟國際人醫會。她卻說：「不！這次是去取髓。」原來吉隆坡有一名血癌病者，在台灣慈濟綜合醫院配對到了所需要的骨髓。李醫師之前有兩次到台灣取髓的經驗。她對生命的熱忱，對生命的尊重，日漸升溫，而隨著世事浮沉的我，在這一方面卻像堆垂滅的灰燼，僅殘留著餘溫。

我答應隨行，心想多一個人去較有保障，尤其是在這
三三三 病毒肆虐的非常時期。萬一其中一位取髓著，在機場被

發現高烧而被拒登機，至少還有另一位可以繼續行程，完成任務。

但一開始，我的心態就錯了。我道是當一位任務簡單的遞送員，搭飛機到花蓮取髓回來，就大功告成了。收到行程表，看到共有七次的班機和那緊湊的轉機時間，再加一趟火車，我就改變了先前的態度。我心想，應當一位與時間賽跑的遞送員，為生命在倒數計時中的病者，爭取重生的希望。

出發日，我們一行五人乘搭早上六點的班機，從檳城飛到吉隆坡，會合葉師伯後，轉機到新加坡，再轉機到台北。在台北用過晚餐，又乘火車到花蓮，抵達落腳處時都深夜十一點了。經歷這十七個小時的行程，若你問我會累嗎？我不敢說，因為這些小折騰，根本就微不足道，遠不比病者所承受、面臨生離死別的痛苦，還有他家屬的焦慮，苦苦等待的煎熬啊！

第二天，也是進行抽骨髓的那一天，心底默默地祈禱著

手術的順利和捐髓者的平安。當天能夠與骨髓幹細胞中心的負責人見面與交流，我們才領會到建設骨髓庫的艱辛。要讓普羅眾生排除捐髓的疑慮，證嚴上人特別強調「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理念。從馬不停蹄地勸募，到匯集幾十萬筆的愛心資料，再逐一配對的勞心勞力，其中困難不言而喻。正如何日生在其著作《清水之愛》裡所感言，這些人都是為了愛，為了他人的生命無私地竭盡心力。

師伯也語重心長地說，受捐者的院方應當派遣當地的醫護人員前來取髓，而非一般商業性質的遞送員。「專業的遞送員」要懂得尊重生命，肩負使命感，這樣辦起事來才不會馬虎，亂了團隊的精神。師伯分享的一句靜思語：「做事要用智慧，才能助人。做事不用智慧，會傷害人。」深觸我心。

這一次的取髓，也讓我學會了去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不應只當個純粹與時間賽跑的骨髓遞送員。我得感謝勇敢又無

畏布施的捐髓者。他們可以把身體裡的一部份，捐給素未謀面的病者，那種大愛無私的精神，叫人敬佩。就是這些誠心，無求付出的捐贈者，為這處處有溫情的社會奏出了一篇又一篇悅耳動聽的圓舞曲。身為外科醫生，我不時需要給失血過多的病患者做輸血，但當那包血液一點一滴的輸入病人身上時，我都沒有感激過那些甘為別人付出的捐血者，想來我心生愧疚。

我也才了解到骨髓袋裡裝的不單只是一包能讓生命延續的骨髓，它也是一包重建幸福家庭的希望。它包含了無數人的努力和大愛，也承載著無盡的祝福與關懷。那一晚，我輾轉難眠，腦子裡盡想著明早那包突然間變得很沉重的骨髓，能否準時抵達病人的身邊。

第三天，我們提早到達醫院，感恩院方妥當安排，讓我們得以順利取髓。在小箱子貼上警惕標籤時，我發現裡邊共有四項警戒：一是不得照X光；二是不得被熱化；三是不得被冷

凍。這前三項警戒，我們都可以用心維護著，但第四項警戒：不得延遲，倒是叫人忐忑不安。難處是我們還得乘三趟飛機才能回到吉隆坡，任何班機的延誤，都不在於我們的掌控之間，這才令人心焦啊！因骨髓抽取所得的造血幹細胞數量有限，故須在抽髓後三十六小時內輸注到病患體內。而昨天傍晚準備好的骨髓，今早拎到手上時已過了十四個小時了。若錯過了這黃金三十六小時，已經做了殲滅化療、全無抵抗力的病者，性命難保。

回程時難免焦急，總覺得飛機怎麼飛得像蝸牛那麼慢，轉機的時間特別漫長。還好這次取髓能夠一路順風，有賴於師姑與師兄們在轉機方面的細心安排，我們在機場才有專人帶路，順利過關，通行無阻。

抵達吉隆坡機場時，遠望一行慈濟人陪著病人的家屬在等候，方知道他們無時無刻都在為我們的平安、行程順暢而

祈禱，也為我們阻擋了HIV病毒的侵襲。要他們深夜在機場久等，我有點兒心疼。把骨髓轉交給主治醫生後，我注意到患者太太緊張憂慮的眼神，終於鬆弛下來，而展開了笑顏。

是了，就是這個笑顏，讓我滴下了欣慰的眼淚，也使我領悟到：付出，就是最大的收穫。縱使不知病者的姓氏，也得感恩他在我們生命出現，讓我們有機會學習付出。

當晚，我們乘最後一班機回檳城。飛機劃過靜謐、黑漆漆的夜空時，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疲憊的眼睛，呆望著機翼上閃爍的警示燈，令我想起那包裝滿了祝福的骨髓，此刻也該一點一滴的輸入，在那脆弱的心靈上，發揮大愛的效應了。

若你問我會累嗎？我只想說：「此刻的我，很幸福。」

2009-12-2

人生的烙印

在嚴肅的氣氛中，我長篇大論地向你解釋手術的程序、風險和後遺症。你俯首沉思，然後在猶猶豫豫的眉宇間，提出這樣的要求：「可以不要留下疤痕嗎？」

原來，我刀鋒下的溫柔，是你不堪回首的傷痛。也許你不想記起在美好的人生旅途中，曾被病魔絆倒的夢魘，但我不會忘記，你不寒而慄的恐慌，和那刃口下的危殆。

你忙碌了一生，看似累積很多的財富和人生的經歷，一旦病起來，才知道窮一生的忙與盲，在病魔和死神的跟前，並沒有太多談判的籌碼。然後，你在連傷口有多大都毫無選擇的餘地之下，就以顫抖的手在生死契約上將燦爛的生命押為賭注。接著，你在冷冰冰的擔架上哆嗦，被推進了猶如鬼門關的手術室。

我不是魔術師，也沒有游刃有餘的功夫，操起刀來並沒有什麼花招，不是橫就是豎，但我會盡我所能，切切割割，縫縫補補，只為不想讓你家庭的幸福，從生命中的決口，流了出去。多慮的我甚至把你在昏迷中聽不到的祝福，也一併縫了進去。

陪著你走過這一趟八天七夜的淌血之旅，我只不過切除了你身上半公斤的腫瘤，你卻揚起乾癟的手臂，不可置信地問，為什麼會瘦了整三公斤？這一回，我極力思索，難以回應你滿腹的疑惑。

你病癒而去，我說再會，你笑著說不想再見。畢竟，沒有人想要重回無情的手術室。況且，在你重享天倫之際，我手上沾滿的也只是你不曾留戀的血跡。

今日的創傷，明朝一結疤，就是人生一道不可磨滅的印記了。望著你的背影，我好想對你說，你身上的這一道疤痕，

僥倖地拴住了幸福的尾巴。

在冰冷的手術室，我握緊你顫抖的手，與你一起應戰。在無影燈下揣摩著你呻吟中的酸楚，在你肚腸內翻箱倒篋，尋覓著你病痛的根源，卻在你痊癒後的微笑中，找到了——我生命的原動力。

我願，在你生命中增添的不只是一道昂貴的、卻又沒有價值的刀疤，因為在你身上劃下這一刀時，我的生命也同時蓋下了一個讓我活得有意義的烙印。

2011-6-22

不曾變質的愛

她一身雍容華貴的妝扮，踩著新穎的高跟鞋，卻滿臉怨氣地走進了診所。我誤以為她有急病，但後面卻跟隨著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婦，緩緩地由傭人推了進來。

「這老媽好煩啊！整天說肚子痛，這個星期來看了兩位醫生，我的工作全都給她搞砸了，你看需不需要給她打針？」她急促的語調和低頭不語的老婦，有著強烈的對照。

我向她問及老婦的病歷，這女兒只道：「她呀，是個藥罐子，花了我很多錢呢！」當我再進一步詢問時，她卻支吾著，一問三不知；心虛而尷尬的眼神不時投向那位女傭。

那女傭似乎懂得老闆娘的窘境，從褲袋裡掏出一把以衛生紙包住的藥丸，跟著又從另一個褲袋掏出一包，說是晚上服用的。這女傭的貼心，給了我很大的方便。

老婦偏著頭，雙手按著下腹，痛得臉都扭成一團，猶如臨盆在即的高齡產婦，在這把她承受不來的年紀。我向老婦問好，她抬起頭以渙散的眼神看著我。深鎖的眉宇，欲言又止的神情，透露了比她的斑鬢還多的心事。看來，這瘦而乾癟的身軀藏著一顆羸弱的心靈，卻塞滿了比她皺紋還要多的苦衷。

一經檢查，才知老婦有嚴重的便秘，一堆石頭般硬的糞卡在肛門。她的身子因大腸的絞痛而在病床上蜷屈著，但她始終忍著，深怕一哼出聲，就會給孩子添加了累贅。

我向老婦表明要為她清理糞便。徵得她同意後，就二話不說，以手指挖出那些久憋的糞。那股味道，自不在話下。在屏風的另一邊，忙著通電話談生意的女兒，沒料會有此狀況，一聲「哇！臭死了！」就奪門而出，留下那位曾經不厭其煩，為她換洗尿布的母親。

清理完畢後，女傭正要把老婦推出診所時，老婦忽然回

過頭，幽幽地說：「我的孩子都很忙，對我也很好，還請女傭照顧我。」這一把年紀，這一個關頭，她還極力地袒護著孩子，儘管診所裡還瀰漫著那股揮之不去的憋氣。我勉強地擠出了一絲笑容，向她示意我明白身為人母的苦衷。

雞兒的羽毛豐滿，飛了出去後，母親的心何曾安穩過？當我們小時候跌跤，長大後失意時，母親總是張開雙手迎接受傷的孩子。我們的唉聲嘆氣，都是如此精準地貫穿母親的心，振動著她的耳膜。當她疾病纏身時，卻是咬緊牙根，抱病在廚房裡張羅孩子的三餐，讓自己繼續淹沒在沒完沒了的柴米油鹽裡。

母親把一生的青春都奉獻於養育孩子，甘心讓炊煙染白了頭；若有所求，那就是哀求醫生讓她們承擔孩子的病痛。若不是有幸行醫，目睹母親們這種聲淚俱下的無助，我也和你們一樣不會懂——母愛是沒有盡頭的。

年邁又多病的母親，能讓我們反哺的日子，不會太久。
而，母親對孩子的愛，不曾變質，即使我們是那樣的——
不孝！

2011-4-27



蒙著臉的天使

手術室是個肅靜、秩序井然的地方。醫護同仁就像排列而行的螞蟻，各司其職，偶爾碰碰頭，隔著口罩悄悄地交待兩三句。

一日，在主理一宗乳癌手術時，察覺到手術室是格外的寂靜，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逗著護士們閒聊。我後知後覺，原來大夥兒都觸景傷情，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一位患上乳癌的前同事。

那位護士的命途也坎坷。記得多年前，我們一起施手術時，忽有緊急來電，令她分心而請求先去處理。原來是她先生心臟病發，猝死於手術室下層的急診室。那麼靠近，她卻無緣見他最後的一面。這在她生命中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遺憾。

沒幾天，她就那份喪夫之痛隱藏在口罩後，照常來上

班了。但厄運像鬼魅一般對她窮追猛打。兩年後，她患上了令人聞風喪膽的乳癌。經過一番治療與折騰，她活像個不倒翁，又回到崗位上了。工作上，她仍不遺餘力，但這一回，唇齒間不時溜出擔憂孩子的話語，口罩再也遮掩不了從她眼裡流露的哀傷。

今年初，電腦斷層掃描的報告給她帶來了晴天霹靂的消息——癌細胞擴散了。這一打擊，使她的病情每況愈下。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已奄奄一息。忙碌的手術室使我一度忽略了這位同仁，但我為這不近人情的藉口感到羞愧。

瀕危時刻，面對著僅以一絲氣息懸掛在死亡邊沿的生命，我們顯得如此渺小和無助。肆虐的癌細胞，吞噬著她的每一根筋骨。她說很痛，我無奈地為她注射鎮痛劑。雖有職業性的冷靜，但眼睜睜地面對著被病魔吞剝的同仁，我也難以壓抑隨之波動的情緒。坐在床邊，握緊她冰冷的手，她沒哭，我的眼

淚卻不由自主地掉了下來。我常在病人面前顯露嚴肅的一面；但她不是，她是我們隊伍中的抗癌勇士，在勇士面前，我無法隱藏我的懦弱。

這些白衣天使終其一生都默默地在付出。病人惶恐不安地被推進手術室，然後昏昏沉沉地被推出來時，她們一路相伴，給予貼心的安慰和細心的照料。病人家屬們謝天謝地，向鬼神三跪九叩首的當兒，誰會去留意那張口罩後的臉孔，感謝過她們呢？

她們不止摸清醫生的習性，連我們穿的手術衣，手套的牌子和尺碼都瞭如指掌。醫生各自慣用的手術器材和針線，她們都預先準備妥當。當我們做完手術，大搖大擺地走進休息室舒展筋骨時，她們還得忙著準備下一宗手術。她們的勞累誰能比？

敬愛的 Muzawin 護士，容我為你取個略帶詩意的中文名

字——霖彩雲。四十五歲，美麗得像雨後披上彩虹的雲朵。彩虹之所以美，在於它懂得在稍縱即逝間，顯現它的璀璨；而你，則在不見天日的手術室裡，毫無保留地綻放了真、善、美，更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刻，展現了極度堅韌的一面。

在這宛如生命戰場的手術室，你肩荷著荊棘，毅然決然地與我們勇闖無數披堅執銳的日子。謝謝你，霖彩雲。你恰似蒙著臉的天使，雖已折翼，但在我們心中，你不曾倒下！



2011-4-13

願

闔

家

安康

隨遇而安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我也曾經呆望著「雙秦雙林」*的海報，抱緊睡枕編織著春夢。一覺醒來，方知光陰穿梭如箭，已步入不惑之年。妻子雖不姓林，但也婉媚如花，因而生了兩個比我還要俊俏的兒子。愛情小說裡沒有婚後養兒育女的故事作為典範，我只好庸庸碌碌地自導自演著下半部「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的劇情。在歲月的湍流中，現實的衣食住行滾滾而來，潑醒了我的愛情夢。

對著鏡子，縮起小腹憋著氣，六腹肌尚若隱若現，聊以自慰，但年少時昂揚的氣概，羽球場上三連躍殺的威武已不復再。打了兩三場太極式的羽球，就已累得像岔了氣、舌頭不住往外伸的老黃狗，再也逞強不來。褪了色的運動獎杯，如今高低不一地擺在書櫥裡，宛如過氣的詠唱團，幽幽地唱著《往

事只能回味》。

坐四望五的年紀，已眼花得看不清自己的皺紋，也就不再挑剔伴侶的缺點了。反之，為對方搓揉因天氣一涼就隱隱作痛的筋骨時，互相感受著從指頭間沁入心頭的暖意。這也才領悟到與老伴走過的這些時而吵時而鬧的日子，只有愛意，在推拿之間，與日俱增。

善忘是個通病，太太常三令五申，吩咐我買這個、做那個，偏偏我就是記不牢，只好把它寫在字條上。但見她杏眼一瞪，眉頭一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時，我才慌張地掏出字條，查看漏了哪一條指令。還好我這位相看兩不厭的老伴，也同樣健忘，一到中午就忘了她早上說過的話，所以我才毫毛無損地活了下來。

新春期間，與同學們聚會，發現大家當年紅潤的臉孔，如今已飽經滄桑，多了歲月巨輪輾過的痕跡，而且身上也添了

不少手術後的刀疤。年復一年，頭頂上的黑髮給季候風吹得所剩無幾——腦袋裡卻長滿了揮之不去的煩惱絲。彼此談笑間摻雜著「朝如青絲暮成雪」的感嘆，為這爆竹響連天的春節添上了一絲絲的無奈。

人到中年，應隨遇而安，不執著於昔日的輝煌歲月，就可坦然自若地面對生理的退化。而胸懷坦蕩，不需阿諛逢迎，不再錙銖必較，則可省了很多心理上惱人的衝擊。

所謂：樹大懼空，人老怕鬆。偷得浮生半日閒，我從閱讀中汲取生活中的小智慧，以豐沃貧瘠的心田。期待有朝一日，能做個有智慧的老人，會眼花得看不見人世間的爭權奪利，耳沉得聽不到冷嘲熱諷和詆譭流言。屆時，日子會過得更精彩！

2011-2-16

* 當年紅極一時愛情文藝片的偶像：秦漢、秦祥林、林鳳嬌和林青霞，簡稱「雙秦雙林」。



在產房吃團圓飯

新年一直都是那麼的熱鬧，紅紅春聯高高掛，處處張燈結綵迎新歲。趕著回鄉團聚的遊子，隨便轉個彎，都會與春風打個照面。

多年前我太太懷第一胎時，預產期恰好落在新年後……

……

我摟著臨盆在即的太太，撫摸她那圓鼓鼓的肚皮，幻想著這個將在豬年出生的寶寶逗趣的模樣，初為人父的喜悅，開始洋溢我心頭。

明天就是除夕，我提早上床睡覺，這樣才會龍馬精神，在團圓飯桌上大快朵頤，但似乎才入眠不久，就給太太搖醒，說羊胎水破了。我心想，這傢伙這麼抗拒做豬寶寶嗎？

一看時鐘清晨五點半。我趕忙把早已準備好的分娩用品，

統統塞進車子裡。啟動了車，猛踩油門為引擎暖身，一副救護車司機急巴巴的模樣，卻良久都不見「病人」上車。我一邊嘀咕一邊回睡房找她。

她在洗澡呢！「現在不洗，我往後一個月都沒得洗啊！」（那是守舊的風俗，坐月子時不可洗頭髮，免得老來風濕痛。）她慢條斯理地像皇后般出浴，我則在外乾著急。腦子裡忽然閃過孕婦在浴室裡產子的新聞，我不禁毛骨悚然，一再催促著她。真是皇后不急，太監急。

天還未亮我們就趕抵產房，這時她已經開始陣痛了。每一次的陣痛，都使她的臉扭曲成一團。當陣痛越來越頻密又強烈時，她更是痛得拿我來發洩。撲撲撲！她的粉拳如雨點般落在我身上，也猛扯我頭髮。她捶打的力度反映著她所承受的痛，我也因為無法分擔她的痛楚而心疼著。親愛的，你就使勁捶打吧！這也許能夠紓緩你的陣痛。

一切嘶喊與痛楚，隨著嬰兒哇哇的哭聲，轉換成了無比的歡愉。親眼看到寶寶呱呱墜地，親手為他剪斷臍帶的那一份喜悅，非筆墨所能形容。

午後，岳父母送來了年菜。他們探知母子平安後，就喜眉笑眼地趕去辦年貨了。我倆口子就在產房裡，逗著剛加入的小成員，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團圓飯來了。太太說那是最美味的團圓飯，我自以為是親手餵她吃的緣故，她卻說：「哼！你少臭美。我是因為看見寶寶長得俊秀，胃口才特別的好。」端詳著寶寶那紅彤彤得像燈籠的臉蛋，高高的鼻樑，也難怪她這麼快就「移情別戀」了。

除夕夜，我們一家三口就在醫院裡守候新年的晨曦。冷清清的產房卻讓我們感覺到了家的溫暖。大年初一，抱著新生命回家，紅包紛至沓來，讓喜氣洋洋的新春氣息更是濃得化不開來。

另一廂，陪坐月子的大嬸也忙著過年的喜慶，說暫時不來了。這可苦了我這新手奶爸。那一個星期，光是餵奶換尿布的工夫，就已把我折騰得腰酸背痛，睡不安寧。當左鄰右舍燃放鞭炮時，我還緊張兮兮地掩住小寶貝兒的耳朵，免得他受驚嚇。他卻喝飽就睡，睡醒就拉屎尿，還頻頻打哈欠，一副天塌下來當被蓋的樣子，我不禁莞爾。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這寶寶已經十六歲了。當年這個眼睛都還懶得睜開，卻又迫不及待地要討紅包過新年的小傢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沒齒難忘的春節。每一年除夕吃團圓飯時，大夥兒都會扯著嗓子談起一些有趣的往事，而當年在產房吃團圓飯的情景，就是我們津津樂道的其中一樁美事。

守候

孩子，你們好嗎？工作還順利吧！好久好久都沒有聽到你們的消息了。

爸爸老了，日漸萎縮的腦袋，還拚命地期待著你們能像拂曉的陽光，在我清晨打開木門時，迫不及待地衝進來，坐暖每一個角落。迷糊的老花眼，奢盼著你們能像春風一樣，輕輕掠過，撫平我心頭糾結的思念。

空蕩蕩的木屋，卻塞滿了你們的影跡。橫樑上追逐的壁虎，不就像你們兄弟般佻皮嗎？窗外翩翩起舞的蝴蝶，宛如那愛打扮的姐姐，而廚房裡那隻揮之不去的蒼蠅，則跟弟弟一樣饒嘴啊！你們的嬉笑聲，滲透了每一個牆角；但你們孩提時的模樣，已隨著歲月的流失而逐漸模糊了。牆上褪色的照片，又能夠勾起多少你們五彩繽紛的童年，和蹦蹦跳跳的足跡呢？

媽媽也老了，但還跟黑膠唱片鬥長氣，轉啊轉著，嘮里嘮叨地「唱」個不停，也不管我的耳膜已經老化了。這也怪罪不得這老伴，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樂意借出一雙聆聽的耳朵呢？

門前那棵曾和你們比高低的樹苗，仍不停地向上茁長，你們遠去的日子，我惟有將不斷伸展的思念與它比拼。擱在床頭，陪著你們長大的鬧鐘，時針依然轉動，滴滴答答地牽引著母親對你們的掛慮。

上一次你們答應回家的那一天，你媽媽嚴陣以待。凡有汽車經過，她就會趕緊跑到門口探頭張望，卻總是撲了個空。她聊以自慰地對我說：「下一輛車子，就是他們了。」轉個身卻黯然拭去眼角流露的落寞。她踩著失望的腳步回廚房，在嘆息中燉著你們愛喝的湯。那份壓抑不來的思念，在慢火中熬著。

孩子們，不必擔心我倆老的生活費。前庭後院長滿了地瓜木薯，母雞天天都會下個蛋，夠我們溫飽的了。只是那口水井，不知怎的，漸漸乾涸了。我道是地球暖化的問題，媽媽卻說是少了你的探望，電話也沒幾個。

你們知道嗎？有一次，步履蹣跚的媽媽錯過了接聽一個電話，她因此而深深自責。為免重蹈覆轍，她寧可捨棄午後小睡的閒情，而坐在電話旁打盹，就是深怕再次錯過了你們的問候。她殷殷期待，但那個不爭氣的電話，就是響不起來。等待，只會讓紛紛擾擾的思緒在時空中拉拉扯扯，可真磨人啊！孩子，能夠給予你們一片展翅翱翔的天空，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而這小木屋裡的溫馨，卻是我最終的守候。

轉眼新年就快到了，我老是期盼這親情的召喚，能圓一家人團聚的夢。你們的一聲問候、一個祝福，將會是春節最暖心的禮品。孩子，別讓團圓飯桌上滿滿的菜餚涼了，而圓櫬上

的守候，落空了。

2011-1-19

黄敏芝提供



幸福的滋味

十七歲那年，她俏麗的身影出現在我情竇初開的眼瞳裡，我就開始大言不慚地在她含蓄的心空裡吟風弄月。十年後，我敞開胸懷，向她展示空無一物的荒野，對她說這是我們愛的農場。她親一親我沾滿蜜糖的嘴唇後，就毅然地拎著父母的祝福，走進我的生命裡來。我這窮措大僅以九十五令吉（大約三十美元）的戒指，就套取了她的信任，還懵懵懂懂地與我一起荷鋤耕耘所謂的幸福田地。

多年以來，農場的生活也算怡情悅性，還養了兩頭吃個不停的「犢」。晴朗的天空偶爾下一兩場雷聲隆隆的驟雨，也只會化成雨後的彩虹，使空氣更清爽而已。

手術室裡我可以揮刀舞劍，尚有一番作為，但一回到被打理得井井有條的家，我就落得英雄無用武之地，任由太太

「叱吒風雲」。曾幾何時，她已成了我的生物時鐘，每天早上在我臉頰親一下時，她都會揶揄地說：「懶睡豬，該起床啦！」我則樂得不需要刺耳的鬧鐘來喚醒美好的一天。我眯著眼轉過身，擺明索求再一個吻，屢試不爽。

餐桌上有她親手烘焙香噴噴的全麥麵包。我會抬起孩子們趕著上學、狼吞虎咽而掉下的麵包屑逐粒放進口裡。她那不添加防腐劑卻也不會腐朽的愛，我一點兒都不浪費。

太太對烹飪還真的心得，色香味俱全的菜餚，雖未及山珍海味，卻也讓我們食指大動，欲罷不能。她總以健康為前提，少量油鹽的愛心湯，讓我們安心地喝了一碗又一碗。她費神地研究著食譜，我們則大快朵頤，以狂風掃落葉般的行動來讚美她精湛的廚藝。

回家用餐是很多上班族夢想，而我卻有這份福祉，可以常常在家享用三餐，細細品嚐這種甘香爽口，甜入心頭的幸

福滋味。

為家務忙得上氣不接下氣時，她偶爾也會發牢騷，還要我下一世轉當女人，體驗在廚房裡忙得團團轉的滋味。我把她摟在懷裡，輕聲對她說：「好的，下一世我們就對調角色吧！那你可要練好膽量，在血淋淋的手術室開刀啊！」她聳一聳肩，高聲喊怕怕，轉身躲進她的安全堡壘——廚房裡去了。

九十五元就換來了這可愛又秀色可餐的太太，當年獨具慧眼的投資，今天屈指一算，該已翻了本。真要感謝前世修來的福啊！

懂得惜福與感恩，就是醞釀幸福的最佳原料。放慢生活的腳步，細細欣賞日常的小細節，足以緩和緊張的心情，從而意會天地間的團團喜悅；放低說話的語調，以悠然的心境聆聽周遭的聲音，則處處鳥語花香。用心打造祥和的家庭，就能感受平凡生活裡的舒適與樂趣。用心體會生活的美好，你會

發現，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原來一直都在身邊縈繞。

幸福不在遙遠的未來，快樂不是在賺了第一桶金後才開始的。幸福快樂的人生，都在正念的當下。此時，此刻。



2011-3-2

不一樣的太太

病痛，就像暴風雨一樣，來時毫無警訊，忽然雷電交加，讓人措手不及。先是長子發高燒又咳嗽，身為醫生的我，習以為常，不覺有異。從藥箱拿了些藥丸，下個吩咐就是了。他已經是中學生了，應該會懂得照顧自己。剛好那幾天，又要出席醫院晚間的會議，照料孩子生病的事，就名正言順的託付於太太了。

看著太太從孩子的房間像螞蟻般忙進忙出：測量體溫，依時吩咐孩子吃藥，多喝水蓋被……我還心想：「哎呀！小病是福，難得休息幾天，何必小題大作呢！」

太太還真用心良苦，為免幼兒受傳染，把他調換到主人房和我們一起睡。但太遲了！當天晚上，兄弟倆開始嘔吐了。偏偏他們都來不及衝進廁所，結果床單上，樓梯口和客廳都有

他們效仿「畢加索」的傑作，青一堆，黃一片的，又髒又臭。幾番清理洗刷，天都快亮了。

這時我才慎重其事，準備從醫院多帶回一些藥物備用。可是時不與我，我也跟著「淪陷」了。發燒又暈陀陀的感覺真不好受，第二天硬撐著做了兩宗小手術後，就回家休息了。

太太被迫請了假，以照顧三位病倒了「大寶寶」。這一回，她可真是忙得喘不過氣來，巴不得長有三頭六臂呢！一天三餐都改為清粥小菜，配些中藥，又是薏米加涼茶，說是降火調溫，完全不把我這西醫放在眼裡。忽而高燒忽而發冷的我已手無縛雞之力，只好任由她「擺佈」了。

她在每個人的杯子都貼上各自的名字，以免互相感染。我揶揄地說：「親愛的，我看只需要標明你一人的杯子就好，我們都中招了。」

愛，果真可以克服萬難。兩天後，燒退了，我們一個個

站了起來，胃口也大開，太太拉得緊繃的心緒，此刻才放鬆了下來。夜晚，見她一臉倦容，我心疼地說：「親愛的，螞蟻也該睡覺了吧！」

這一次的「病災」，幸虧有太太穩守崗位，像白衣天使般無微不至的照顧，噓寒問暖，讓我感動不已。所謂：「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這是我哪世修來的福啊！嘴硬的我卻諷刺她太兇悍，連病毒都不敢接近她，真是狗嘴裡長不出象牙來。

在打理得井然不紊的家，習慣了幾至「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寵溺，一切都好像理所當然。直到病得連爬起床喝杯水都要他人攙扶時，才懂得身邊有一位深愛著你的人，願意為你付出一生，是一件幸福的事。

難得以「病人」的身份休息了幾天，沒有急診室急迫的電話，我方能體會太太細心的關愛。小病，果然是福氣。我

滿懷感恩地向太太說會終生相許，她白了我一眼：「哼！鬼才相信！」嘩！醫生說的話也不相信了嗎？看來我在手術室揮刀舞劍之餘，得加倍努力討她歡心了。

親愛的，我愛你，就以這一篇文章見證，做為山盟海誓吧！



2011-5-25

早就該對您好一點

小時候，母親連割膠（割取橡膠）的工作服都來不及換，就準時把午餐送到學校。她會從課室後門小聲地提醒我，飯盒已經擺在門邊。我頭也不回，自背後擺著手，示意她快點離開。我可不想讓同學們看見她那副邋遢的樣子。當時的我只希望口袋裡有零用錢，可以像其他同學一樣，在食堂隨意挑選食物。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母親百忙中抽空送來，熱騰騰的愛心餐。少不更事的我，卻把那份愛心隨著剩餘的飯菜，全都倒進溝渠裡去了，真是暴殄天物。

初中時，我唸下午班，早上那段清閒的時間，被迫去收膠汁。我穿上長袖衣和長褲，戴上草帽還蒙著臉，看似做足防禦蚊蟲的工夫，其實是企圖把自卑心一層一層地掩蓋起來。

膠園的前端有一間豬寮，牲畜的糞便就直接流入膠園的

糞坑裡。每次收膠汁都得經過這臭氣薰天的糞坑，我總是屏住氣且心中百般掙扎。心情壞透時，我甚至繞過那幾顆膠樹，不收了。這一切盡落在母親的眼裡，她總是隨後跟上把膠汁收完。這點點滴滴令我煩厭的膠汁，實實在在都是她的血汗、我的學費。

過後，我們得把大膠桶扛上腳踏車，再把它推到路口，由貨車把它載走。越靠近路口，我就越感到難堪，而下意識地把草帽壓得更低，因為同學們都在那兒等巴士。放下膠桶後，我把腳踏車一轉，飛快地逃離同學們「鄙視」的目光，而讓疲憊的母親在烈日下步行回家。「快快回去沖涼吃飯，巴士就快來了！」我越踏越快，把母親的嘮叨和她滿身的膠屎味遠遠地拋在後頭。可是為了我的前途，母親從不計較這一切的髒和臭。

我還規定母親在月曆上記錄我幹活的日子，以便在月尾

時理所當然地向她領取工資。母親一天只有四元馬幣（大約十元港幣）的工資，但她卻笑嘻嘻地說：「你怕我會吃掉你的工資嗎？」當她極力地給予我最深切的愛護時，我竟是如此的不信任她，甚至忘了她是毫無私心地為我付出。

小學畢業典禮時，我被擺上台，呈獻了一首《春天裡》。我壓根兒就不是唱歌的料子，母親卻特地請了假來觀賞，讓我從家長席的後方，聽到了重重的掌聲。母親對我的歌喉大讚不已，還說我在唱歌時，右腳會輕輕地踩著節拍呢！她對我體貼入微，始終以我為榮，縱使我是那麼的不肖。

三十年後，在沒有掌聲的手術室裡工作，我方體會到母親操膠刀時，隨著膠汁所滴下的辛勞和被蚊蟲侵凌的酸楚。她默默地以膠刀牽引出我這一雙執刀的手，誰曾為她喝彩？

手術室裡的無影燈，讓我對病痛的根源一目了然；而當年拴在母親頭上的煤油燈，則毫無保留地閃射出每一道光芒，

照亮著我的前程，我心中的無明。

母親給予我的愛，像大江大海，超越了我內心所能承載。我這雙因為做手術而沾滿血跡的手，為病人縫補過成千上萬個傷口，但就是不知該如何彌補以往的過失。望著母親像棉花一般白的頭髮，我只能在她僅剩的歲月裡，百般懊悔。

媽，我早就該對您好一點。

2011-3-30

重逢

我在抽屜裡注意到這隻落單的襪子有好一陣子了，但任我翻箱倒篋，就是找不回它的另一半。每逢抽出這隻藍色的襪子，我總是嘀咕：「你怎麼把同伴弄丟了呢？少了它，你就無法出門了。」

我沒好氣地把它塞了回去，好像是在懲罰它的過失，還要它面壁思過。那襪子似乎感應著我的責怨，它皺著眉頭，滿臉委屈地躺在那陰暗的角落。

一天，我在運動袋裡找到了它的另一半。我舒眉展眼之際，卻又為曾錯怪它的另一半而略感內疚。太太還取笑說：「你是不是拿著同一隻襪子呀？」我自認老花，但不糊塗，這襪子還臭得很呢！

洗滌後，我有點心虛地把它放回原位。我在想，它們久

別重逢，一定會促膝長談了。隔天，一打開抽屜就看見它們倆甜蜜地緊貼在一起，而且毫不介意又得鑽進酸臭的鞋子裡頭，陪著我上班去了。

人，何嘗不是這樣？有幸與家人同住在一塊兒，生活就算清苦一點，也其樂融融。

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流離轉徙的困境，無法體會到烽火連天、生離死別的那種焦慮和哀傷。但處於天災人禍頻仍的年代，揮手告辭可能就是永別了的預兆，莫不叫人過著步步為營的日子。偏偏一些夫妻為生活所迫，或為優渥的待遇，而寧可勞燕分飛，甚至出國「跳飛機」*。原意是要抵禦高漲的生活費，卻因突發事故而常落得情緣難繼，妻離子散，而衍生了一籬籬的社會問題。

我也曾因為調職而被逼離鄉背井，與妻小分離了整整半年。那一段時間，生活霎時間失去了重心，過得恍恍惚惚。白

天上班的路途就幻想為週末回鄉的歸程；下班後卻被咄咄逼人的寂寞，牢牢地捆綁在單人床上。太太親切的笑容，孩子沁潤肺腑的嬰兒香，是一種揮之不去的鄉愁，時時刻刻牽引著我歸去的方向。

漫漫長夜，特別的黑，黑得讓時鐘分不清轉動的方向。在闐然中等待朝陽驅趕一夜孤寂，如此度日如年的日子，可真難熬。直到把妻小接過來後，茫然自失的生活才重新踏上了幸福的軌道。

分離是一道沒有刀痕的傷口，思念則是一種傷神的情懷，卻在重聚的那一刻，馬上痊癒了。重逢後的互相關愛，儼如綿綿不斷的養份，讓久旱而皸裂的心田，再度濕潤了起來。

這一雙失散的襪子，勾起了我酸楚的回憶。它們的重逢，也提醒我要格外珍惜天倫樂。我是那麼單純地認為，生活儉樸一些無所謂，只要能與家人在一起，滋養著一顆富裕的心靈，

這就夠了。

2011-7-6

*
藉著旅遊外國而滯留不歸

黃敏芝提供



突然間，我長大了

母親已是七九耄耋之年，耳聾眼又花，但那張還算靈活的嘴巴只會嚷叫流年不利。一向來和母親齟齬相對，對於她的妄加猜疑，我選擇置若罔聞，免得一頂起嘴來，僅會加深本已跨越不過去的代溝。

母親脊髓骨的疾病日趨嚴重，過著乞靈藥石的日子，想要挺直身子都還得使一把勁。為她做了斷層掃描，安排了手術日期，她卻臨陣退縮，還歸咎於神權不可違。她說神明要她等過了八十大壽，才能擇個好日另做打算。我無可奈何地順從著她那守舊的思維。

「那就先拄個拐杖吧！」我想起了先父唯一留在我身邊的遺物。她卻不想見笑於人，還駁說她以前操膠刀，每天可以割五百棵膠樹的光輝史。她把銀髮染黑，企圖掩飾歲月的

痕跡，但蹣跚的步履卻驅趕不了流光的無情。佝僂的背影，馱著生命裡最後的一個包袱——病痛，一個她撐不來卻又卸不下的重負。這也是一個我分擔不來，也不曾想過要如何分擔的包袱。

她口口聲聲中的惡運，果然接踵而來。話說一天，她騎著腳踏車串門子去，歸途中被猖狂的攫奪匪搶走了項鍊，還被推了一把，摔了一跤。她吉人天相，沒有頭破血流，只是一拐一拐地推著腳踏車回來。

我倒杯水給她壓驚，也遞上兩顆止痛藥。我輕描淡寫地說錢財乃身外之物，人沒事就好。「那是你爸爸送給我的嫁妝，未曾脫下，卻被搶去了。」母親的傷感，令我愣住了老半天。這條戴了半個世紀的項鍊，拴住了多少對父親的思念？我竟不曾留意。

依稀記得母親曾提起，當年她為我哺乳時，我那蓮藕般

一節一節的小手，老愛捉住這條項鍊，不停地晃呀晃；但我羽毛豐滿後，卻對它視若無睹，毫無留戀。

兩天後，她獨自回鄉下的老厝去，說是要向神明還願，我猜她是順道向先父的遺照訴苦。先父離世多年，那段父子情已漸漸從我的生活中淡化，但他仍舊是母親最好的聆聽者。對於母親重重的心事，我何嘗不是耳聾眼又花？

熱情的鄉親比我更要得人心，在知曉母親不愉快的事件後，帶她去乘郵輪散心，好讓她把心中的苦悶，撒到海中去。這也難怪母親有事沒事，就會藉故溜回鄉下小住幾天，那裡的確有她太多化解不開的情結。

豈知，母親禍不單行，在郵輪上吃了生冷的西餐，吹了一晚的海風後，反倒是病懨懨地被送了回來。見她又嘔又瀉，四肢乏力，昏沉沉的樣子，我漏夜把她送進了醫院，心底也不禁唸起了佛號來。行醫多年，我這才體會，當自己的至親病倒

時，所求助的，不只是藥物而已。

在為母親打點滴時，我才察覺這是第一次端詳著她的手。那一邊操膠刀，又一邊為我遮風擋雨的手，它的關節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彎曲？乾癟的手背爬滿了蚯蚓似的靜脈，蜿蜒地穿過東一片西一片的淤血。天啊！那天我竟是如此草率，忽略了這些傷痕。母親到底還有多少的傷痛，是我不聞不問，置身事外的？

望著緩緩落下的點滴，我聯想到母親給予的愛，像瀑布日以繼夜地傾瀉，在我的心裡匯成一股股奔騰的暖流；而今天我能回報的卻僅是一點一滴，冰冷的生理鹽水。

母親乾澀的嘴唇，使我職業性地加快了點滴的速度，但這個動作，卻彷彿是在加速彌補我的過失。我深自疚責，咽喉也哽住了什麼似的。眼眶慢慢地濕了一圈，心底的慚愧，終於滴了下來。

「媽，我來為你祈願，你會快速痊癒的。」心裡是這麼想，但說不出口。把象徵醫學權能的聽診器擺一旁，我模仿著母親在我們年幼病倒時，虔誠的祈禱。以前我嘲諷那是愚昧無知，現在我明白那是愛，在聲聲的祈願中，散溢了出來。

不知什麼時候，母親已張開眼睛，眼神渙散地看著我。一臉病容的她 and 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不曾要求孩子分擔她們的酸楚。皺紋爬滿臉的母親在我眼裡漸漸老去，但我何曾在她心中長大？

讓母親擔憂了四十多年，卻在母親病倒的這一個晚上，突然間，我長大了。我握緊她的手，說：「媽，等你出院後，我來當你的拐杖，好嗎？」母親在病容裡展露了一絲笑顏，我的心頭當下舒爽多了。

當年，年邁的父親舉步緩慢時，我特地為他買了一根拐杖，自以為那是給予父親最好的孝養。但那根拐杖沒用上幾

次，就隨著父親的離世而束之高閣了。我連他的手都沒牽過，只在瞻仰他的遺容時，緊握了一把不可磨滅的遺憾。我不想再將這個愚蠢延續用於對待母親。

媽，雖然我無法分擔您的病痛，但我可以是能讓您感到驕傲的精神支柱啊！我要用心體會，我們這兩雙同樣操刀的手緊握在一起時，所發出的光和熱。



2011-6-8

重生

二〇一一年三月，日本仙台外海發生了九級地震，震碎了全球人的心。地震所引發的海嘯，像大地嚎哭的眼淚，毀滅許多生活的方向。這場災難也在我安逸的日子裡，掀起一個就快被遺忘了的噩夢。

多年前，聖誕節後的第二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假日，我一如往常到醫院巡視病人。這座新落成方啟用半年的醫院，有十層樓高，矗立在艷陽底下，散發著如日中天的光芒，正如「坐三望四」的我。但那天早上，我腦子裡卻塞滿了死亡的恐懼。

當我在四樓巡視病人時，察覺病床有少許搖晃，我誤以為是病床的輪子鬆了，不以為意。走出病房，忽有一種暈眩的感覺，我又以為是昨晚睡不好的緣故。

就在這時，病房的門一個個打開，護士和病人的家屬都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互相問道：「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面面相覷之際，一位家屬膽怯地問：「是不是這座醫院在晃動呢？」這麼一問，大家更是驚惶失措，驚叫聲此起彼落。一臉鎮定的護士反而安撫大家，說：「別怕，別怕！這是新蓋的醫院，穩如泰山，怎會倒塌呢？」他們開始七嘴八舌地討論著這異常的現象。

我不參與他們的胡扯，家人還等著我一起吃早餐呢！但「倒塌」這一個名詞給我一種不祥的預感，腦袋也開始胡思亂想了。會不會是建築工程出了差錯或承包商偷工減料，醫院因而出現了崩裂的狀況呢？

在等著電梯下樓時，「倒塌！倒塌！倒塌！」這聲音像一把鐵鎚，不停地敲擊著我的腦殼。這不就是高樓大廈倒塌前的徵兆嗎？我霎時失去了理性，像隻受驚亂竄的老鼠，奔向緊急

梯口，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跳著下樓梯。第三層、第二層……兩隻腳一邊往下躍，一顆心卻卜卜往上跳。腦海裡頓時浮現家人的身影，他們的一張張笑顏，像一齣雜亂無章的電影，電光火石般地閃過。

「千萬不好倒塌！我不要被活埋！」將要被死亡吞噬的恐懼在胸腔裡翻滾著，這一聲聲哀求，在我抵達底樓時，已不知重複了多少次。

我飛快地衝出了大門，猶如擺脫了死神的魔爪，和一群已經逃出了醫院，同樣惶惑不安的民眾，在路邊喘著氣。我手腳已經發麻，那種感覺順著背脊，麻到頭皮上來了。

當我回神過來時，糟了！病人還在樓上呢！保護病人的安危，是我的責任啊！我又衝了回去，想把病人抬出來，但還未及醫院大門，就聯想到美國九·一一事件，滿腔熱血的消防員被倒塌的瓦礫活埋的報導，那是一個慘痛的歷史。

我愣在那兒，一時也舉棋不定，只好以顫抖不已的手，撥了通電話給醫院的經理。「我的家也在震動呀！不關醫院的事吧！」經理很淡然的回應，還說這也許是蘇門答臘傳來的餘震。我接著撥電回家，太太卻說沒察覺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這時，一些還能自行走動的病人，也在家屬和護士的攙扶下，拎著點滴瓶和尿袋，一拐一拐地走出了醫院。我趕緊推了一些輪椅，暫時把他們安頓在樹蔭底下。

在樹下，大家昂首張望著這間嶄新的醫院，且議論紛紛。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秒針不停地轉動……也不知過了多久，白色巨塔毫無動靜，我才向他們派了個定心丸，把他們送回各自的病房裡去，結束了這一場虛驚。

這一次面臨死亡的體驗，讓我感觸良深。一直以為自己年輕力壯，死亡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終站，我这才了解，在無常的人生中，和家人一起用餐，這個太容易得來的幸福，已不可

再視為唾手可得的事了。在我極力追逐理想和名利時，我忘了真正佔據我生命重要地位的，原來是家人，是親情。

那天確實是蘇門答臘外海發生了地震，所引發的南亞大海嘯，殃及多個國家，摧毀了數百萬沿岸居民的房屋，更吞噬了二十三萬條人命，為二〇〇四年，寫下了令人椎心泣血的結局。

看著媒體所報導的死傷的人數不斷地飆升，我的心緒相對地往下沉。「劫後餘生」的我，對生命的本質多了一層思考。人，活著是為了什麼呢？對於身心受創的災民，我們又能幫得了什麼呢？

這就是促使我當年隨著醫院同仁到附近的災區施藥，繼而隨著慈濟團體到斯里蘭卡賑災的動力。人力難以抵禦災禍的危害，逝者已矣，但看到倖存的災民在淚水中重新站起來的當兒，重生的我，同樣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貴。

在學習付出的當兒，心中多了一份感恩，不再做無謂的追逐和計較，讓我獲得了心靈上的富足，在和家人一起用餐的當兒，我明瞭，肚子裡正裝進了一份金不換的幸福。

黃敏芝提供



2011-7-20

作者簡介

何國全

六字輩，馬來西亞華裔，外科專科醫生。沒有文學基礎，卻染上了寫作的癮，成了「不務正業」的醫生，偶爾在報章發表小品文。鍾情於溫馨的文字，藉以平衡揮刀時麻木不仁的冷漠，好讓自己在冷酷的手術室外，可以做回一個有溫覺的人。佛門網《明覺電子》專欄「心靈手術室」作者。



佛門網 (Buddhistdoor) 是現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及瀏覽次數最高的佛教網站之一。以倡導正信佛教為宗本，以淨化心靈為依歸，致力提昇現代人生命素質。透過網上平台，中英雙語並重，促進不同宗派和不同思想人士的交流；循「資訊性」、「服務性」及「學習性」三大方向，以佛教教理為基礎，以佛教文化藝術為載體，將佛教智慧傳播到全球每個角落，為有志學佛或對佛教有興趣的人士打開方便之門。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9 咪半發業里 8 號
(東蓮覺苑弘法精舍)

電話：852-2405 2238

傳真：852-2405 1881

電郵：enquiry@buddhistdoor.com

網址：<http://www.buddhistdoor.com/>

幸福的滋味

作 者：何國全

封面圖片提供：黃敏芝

總 編 輯：法護法師

執 行 編 輯：林苑鶯

校 對：陳佩森

美 術 設 計：區詠麟

出 版：佛門網

版 次：2011 年 7 月初版

非賣品 免費結緣

版權所有 不可翻印

助印功德芳名

王瑞儀

共生吉祥

何煒婷

何緯賢

何勵強

陳玉蓮

陳慧文

楊峰

黎華棟

盧伍

簡志為

Cheung Kin Man

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憑書寄意 正法久住

「正法久住」是佛子普願；
讀一本好書，可滋潤心靈；
你的祝福，令親友溫暖心頭！

一張富於紀念價值的精美藏書票，可以同時送上這三個好願！你只需填妥下方助印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寄回：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九咪半發業里8號東蓮覺苑弘法精舍，或傳真至 2405 1881，那麼：

- 印上你和你祝福親友名字的藏書票，便會送達你的親友；
- 藏書票同時貼在本舍圖書館的圖書內，見證你的祝福；
- 你的名字還會印在佛門網出版物的「助印功德芳名」中。

捐助入資料

姓名：_____ 電話：_____

電郵：_____

地址：_____

祝福的親友

姓名：_____

☐ 郵寄地址 _____

☐ 電郵地址 _____

寄語內容（英文不多於90字，或中文不多於50字）

捐助金額：

HK\$1000 HK\$500 HK\$200 其他金額：_____

捐款方式：

- ☐ 現金（請親臨弘法精舍辦理）
- ☐ 劃線支票：祈付「東蓮覺苑」
- ☐ 存入銀行戶口：集友銀行（中銀香港集團成員）

039- 747- 1- 020515- 1



非賣品 免費結緣